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

六

建安祝

穆

和父編

地道部

衆山

羣書要語

山之為言宣也含澤布氣調五神也春秋論題辭

山者土之聚也國語今夫山一拳石之多及其廣而木潤荀子積土成山風雨具焉荀子山不童武帝制策

山之別名

山頂曰冢亦曰巔亦曰椒山脊曰岡山大而高曰嵩

小而高曰岑銳而高曰嶠卑而大曰扈小而衆曰巋上大下小曰巘山有草木曰岵无草木曰岐石載土曰岨土載石曰崔鬼山東曰朝陽山西曰夕陽山足曰麓山穴曰岫山边曰崖崖之

高曰巖上秀者曰峯陬隅高者曰岳山坡曰坂山三襲曰陟山再成曰垓山中絕曰陁未及上曰翠微山属曰嶧山狹而高曰岱岱山曰墮土山曰阜曲阜曰阿大阜曰陵小陵曰丘以上見說文釋名尔雅

古今事實

巨鰲戴山

渤海之東有大壑中有五山岱輿員嶠方壺瀛洲蓬萊臺觀皆金玉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五山之根无所連著常隨潮波上下往來不得暫時帝恐流於西極命策彊使巨鰲十五峯首而戴之始峙而不動湯問

愚公移山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愚公且九十面山居惡此山將移之操蛇之神聞之山神具其不已也告帝帝感其誠命夸

娥氏二子負山一措朔東一措雍南自此莫南陰陰无壠

會稽禹穴

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間云禹入此穴馬迹傳秦始皇上會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史

蓬萊風阻

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諸仙又及不死之藥皆在焉黃金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舡而去終莫能至封禪書

徧歷名山

司馬迂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于會稽大湟上姑蘇望五湖東關洛汭大邳逆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堆北自龍門至于朔方

著履登

謝靈運好登山陟嶽必造幽常著大履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則去後齒

天台採藥

刘晨阮肇入天台山採藥失道食尽見桃实食之竟身輕行數里至溪澗持杯取水見一杯流出有胡麻飯溪边二女子笑曰刘阮二郎捉向所失流杯來便迎歸作食既出无復相識至家子孫已七世矣

携妓東山

謝安樓遲東山放情丘壑好音樂每遊賞必以妓從

峴山感慨

羊祜与從事鄒潤甫登峴山垂泣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者多矣皆湮滅无聞潤甫對曰明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今問令望當与此山俱傳後人為立廟及碑

數月山行

郊說數月山行喜聞樵語牧唱洗盡五年塵土腸胃欣然驚驟臨水久之而去

有濟勝具

許椽好遊山水體便登陟時云許非徒有勝情實有濟勝之具世說

終南捷徑

盧藏用始隱終南山晚乃徇權利司馬承禎嘗召至闕下藏用指終南山曰此中大有佳處禎徐曰以僕視之仕官之捷徑耳

求買山錢

戴符山人問襄陽節度于頔求買山錢頔與百萬

賜買山銀

种放累章乞歸 章聖賜買山銀百兩

遊山題名

章子厚與蘇子瞻遊南山抵仙遊潭之上絕壁萬仞岸甚狹子厚推子瞻下潭書壁子瞻不敢子厚履險而下以漆墨濡筆大書石壁上曰蘇軾章惇來子瞻撫子厚背曰子厚必能殺人子厚曰何也子瞻曰能自判命者能殺人子厚大笑

古今文集

雜著

記鴈蕩山

溫州鴈蕩山天下奇秀然自古圖謀未嘗有言者祥符中因造玉清宫伐山取材方有人見之此時尚未有名謝靈運為永嘉守允佳山水處遊歷殆徧獨不言此山蓋當時未有鴈蕩之名予觀鴈蕩諸峯皆峭拔險恠上聳千尺穹崖巨谷不類它山皆包在諸谷中自嶺外望之都無所見至谷中則森然干霄原其

理當是為谷中大水衝激沙土盡去惟巨石巋然挺立耳如大小龍湫水簾之類皆是水鑿齧之穴自下望之則高岩峭壁從上觀之適與地平以至諸峯之頂亦低於山頂之地面山間溝壑中水鑿之處皆有植土龕岩亦此類耳

筆談

武夷圖序

朱元晦

武夷君之名著自漢世祀以乾魚不知果何神也今崇安有山名武夷相傳即神所宅峯巒巖壑秀拔奇偉清溪九曲流出其間兩崖絕壁人不到處往往有枯查挿石罅間以度舟舡棺柩之屬樞中遺骸外列陶器尚皆未壞頗疑前世道阻未通川壅未決時夷俗所居而漢祀者即其君長蓋亦避世之士為衆所臣服而傳以為仙也今山之群峯最高且正者猶以大王為號半頂有小丘焉豈即君之居耶

西山記

洪景廬

天地發育萬物肇成于西故名山川多西今夫所謂瑤池昆侖閼風縣圃日月之所避隱神仙之所窟宅正在流沙弱水外中州指為西故其扶輿英淑之氣渙而它之雖一岩壑一觀臺地無中亦莫不尔抗漢汝陰之西湖洪蜀水之西山嘉之蛾眉巴陵岳陽之樓黃之臨臯金陵之賞心白鷺揚之平山吳之蘇臺茂苑荆楚之雲夢鄧之白雪滁之琅琊九江之庾樓皆延庚迤辛賓夕陽而導初月皎奇以勝於登臨最宜彼東北南豈不或然僅逮數一二也吾邦東有督軍湖南有大江北有芝山而重洲復澤吞包太虛無不復萃集西偏槃洲野處之所擅危當之矣非有以大表振之不能以雄夸李陽水青山南西道軍額篆筆徑二尺高三十五寸竊取其兩字揭為西山立亭於道上出濱洲門者引首即見當竦然改觀也起瓊樓訖江月巨細二十一二篇皆伯兄丞相隸古所作

桂山志

范至能

余嘗評桂山之奇宜為天下第一士大夫落南者少往二不知而聞者亦不能信余生東吳而北抚幽薊南宅交廣西使岷峨之下三方皆走万里所至无不登覽太行常山衡嶽庐阜皆崇高渾厚雖有諸峯之名政尔魁然大山峯云者蓋強名之其最號奇秀莫如池之九華歛之黃山括之仙都温之鴈蕩夔之巫峽此天下同珍之者然皆數峯而止尔又在荒絕僻遠之瀕非几杖間可得且所以能拔乎其萃者必因重岡複嶺之勢盤亘而起其發也有自來桂之千峯皆旁无延緣悉自平地崛起特立玉笋瑤簪森列无際其恠且多如此誠當天下第一韓退之詩云水作青羅帶山如碧玉簪柳子厚嘗家洲記云桂州多灵山發地峭堅林立四野黃魯直詩云桂嶺環城如鴈蕩平地蒼玉忽崕巖觀三子語意則桂山之奇固在目中不待余言之贅

文前十四

五

頃嘗圖其真形寄吳中故人盖无深信者此未易以口舌爭也山皆中空故峯下多佳岩洞有名可紀者三十餘所皆去城不過七八里近者二三里一日可以徧至今推其尤者記其畧

麻姑山賦

李泰伯

巍乎高哉茲山之為異也吾不知夫幾百千里之廣但見土老而石頑頂天以直上驗地勢之所極固亦東南之藩障者乎路蹊蟠鬱前後相失岡亦峯聳左右馳突鳴泉百雷躍下雲窰喬衫万矛彳破煙骨灵奇恍惚變見出没置耳目之觀听曾不究夫乃一其間則有名天之洞礼神之堂高臺層瑤吸日月之光繚垣築粉孕芝蘭之香偏門曲廊入迷其方斜軒乱窓或明而凉况乎御龍膏之酒倚雲和之瑟一飲一石一醉千日安知億万人塵衣飛蚤蠱其或黯然而霧飄然而雨跬步之内則矇无所覩夜長漫三山空月寒鶴群戲風弄羽翮二老猿抱子吟声

欲乾性物參差松柯水湄或步或馳或嘯而悲仙乎鬼乎千態
万狀而使人心疑別有澗石之迤邐園潭之无底是曰蛟龍之
所止懶而為旱怒而為水嗟我力耕之民輟衣食之資而為禱
祠之費巖岫冥二古无人行百獸飢死虎狼夜鳴是何假上真
之名而神姦之所憑也悲夫以地之奇以物之灵而逋客之經
營全形養氣采木茹菁未嘗有笳簫之聲鸞鳳之迎謝人品而
凌太清者徒見山寒兮青二水秋兮冷二雲路咫尺而不能以
升豈非仙可得而不可求道可悟而不可亨彼其叛稼穡之功
遺室家之樂越天常而慕冥漠宜乎白首於丹竈之下幽死而
无所託也

山居記

楊廷秀

山居者待制侍郎雪川沈公賓王之居也賓王之居不于其山
于其郭而曰山居者癖於愛山也人各有癖武子癖於馬賓王

文前十四

六

癖于山郭居而名以山居以見愛山之意无適而非山也賓王
曾次洒落如風櫺月牖韻致清曠如雪山水擎身居金馬玉堂
之近而有雲嶠登臨之想職在獻納論思而有灞橋吟哦之色
家本道場何山之麓也而世居吳具之郭非其好也爰即其居
小築一室其廣三楹署以此名客有過之而笑者曰君子之宅
有二有晏子之宅有庾信之宅庾于林晏于市也今子之宅晏
也非庾也而曰山居嘻其矣子之愛山也抑亦居則有矣惡觀
所謂昆侖哉問其戶外則康衢之埃也那得青壁之倚天問其
墻東則唐四之區也那得千巖之秋氣問其極目則黃公之壚
也那得飛泉之漱玉昔羊叔子有鶴嘗矜其能舞一日客至求
觀公為出之竟齷齪而不能舞今子之山居將无類叔子之鶴
乎賓王笑曰知笑吾之无山而有山不知吾亦笑子之有目而
无目也吾嘗仕于江西章貢之憲幕矣又嘗守天台矣又嘗守

會稽矣翠浪玉虹丹丘赤城若耶雲門千岩万壑至今磊々皆
在吾目中也今吾此室之前惟石相重松竹相友泉流相輝其
巉然者非崆峒天台乎其森然者非雲門禹穴乎其冷然者非
瀑布蘄泉乎吾居無山吾目未嘗無山吾居未嘗無山揚某記
古詩

華子岡

謝靈運

南州實炎德柱木凌寒山銅陵映碧澗石磴瀉紅泉既在隱淪
客亦棲肥遯賢徑險無測度天路非術阡遂登群峯首邈若升
雲煙羽人絕髮髯丹丘徒空空圖謀復磨滅碑版誰聞傳莫辨
百世後安知千載前且乖獨徃意乘月弄潺湲常充俄頃用豈
爲今古然

登石門最高頂

謝靈運

晨策尋絕頂夕息在山樓疏峯抗高館對館臨迴谿長林羅戶
庭積石擁塔基連岩竟路塞密竹使徑迷來人忘新術去子感
故岐活二夕流駛激二夜猿啼沉冥豈別理守道自不攜心契
九秋餘日翫三春美居常以待終處順故安排惜无同懷客共
登青雲梯

石壁山

謝靈運

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遊子澹忘歸出谷日尚
早入舟陽已微林壑斂暝色雲霞收夕霏芰荷迭映蔚蒲稗相
因依披拂趨南徑愉心偃東扉慮澹物自輕意愜理無違寄言
攝生客試用此道推

敬亭山

鮑照

茲山且百里合沓與雲齊隱淪既已託靈輿居然棲上干蔽白
日下屬帶迴溪交藤荒且蔓樛枝聳復低獨鶴方朝唳飢鷹此
夜啼淙雲已漫々多雨亦淒々我行雖紆組兼得尋幽蹊綠源

珠未極歸路竇如迷要欲近竒趣即此陵丹梯皇恩竟已矣茲
理庶無朕

劍閣

杜甫

維天有設險劍閣天下壯連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兩崖崇墉
倚刻畫城郭狀一夫怒臨關百萬未可傍珠玉走中原岷峨氣
淒愴三皇五帝前雞犬莫相放後王尚柔遠職貢道已喪至今
英雄人高視見霸王并吞与割據極力不相讓吾將罪真宰意
欲鏟豐亨恐此復偶然臨風默惆悵

石龕

杜甫

熊罷號我東虎豹號我西我後鬼長嘯我前猱又啼天寒昏无
日山遠道路迷驅車石龕下仲冬見虹霓伐竹者誰子悲歌上
雲梯為官林美箭五歲供梁齊皆云直幹尽無以充提携柰何
魚腸騎蠋驚蕪黎

子文十四

八

天台曉望

李白

天台隣四明華頂高百越門標赤城霞樓棲滄海月憑高遠登
覽直下見溟渤雲垂大鵬翻波動巨鰲沒風潮爭淘神恠何
翁忽觀竒迹無倪好道心不歇攀條摘朱實服藥鍊金骨安得
生羽毛千秋卧蓬闕

送人歸黃山白鶴峯

李白

黃山四千仞三十二蓮峯丹崖夾石柱齒齒金芙蓉伊昔升絕
頂下窺天目松仙人煉玉處羽化留餘蹤亦聞温伯雪獨往今
相逢採秀辭五嶽攀岩歷萬重歸休白鶴嶺渴飲丹砂井鳳吹
我時來雲車尔當整去去陵陽東行芳桂叢迴溪十六度碧
嶂尺晴空他日還相訪乘橋躡綵虹

登峨眉山

李白

蜀国多仙山峨眉邈難匹周流試登覽絕恠安可悉青真倚天

開彩錯疑畫出冷然紫霞賞果得錦囊術雲間吹瓊簫石上弄
寶瑟平生有微尚歡笑自此畢煙容如在顏塵累忽相失儻逢
騎羊子携手凌白日

白水山佛迹巖

蘇子瞻

何人守蓬萊夜半尖左股浮山如鵬蹲忽展垂天羽根株互連
絡崖嶠爭吞吐神功自鑪鞴融液相綴補至今餘隙罅流出千
斛乳方其欲化時天匠磨月斧帝觴分餘瀝山骨醉后土峯巒
尚開闔澗谷猶呼舞海風吹未凝古佛來布武當時汪罔氏投
足不蓋晦青蓮雖不見千古落花雨双溪匯九折萬馬騰一鼓
奔雷濺玉雪潭洞開水府潛鱗有飢蛟掉尾取渴虎我來方醉
後濯足聊戲侮迴風卷飛電掠面過強弩山靈莫惡劇微命安
足臨北山吾欲老慎勿厭求取溪流變春酒與我相賓主當連
青竹筒下漉黃精圃

五文十四

九

游武夷以相期拾瑤草分韻賦詩得瑤字 朱元晦
秋声入庭戶殘暑不敢驕起趁汗漫期兩袂天風飄蒼焉此家
山名號列九霄相與一來集曠然心即家棲息共雲屋追尋喚
漁船一水縷縈迴千峯鬱蒼蒼然大隱屏林端聳孤標下有
雲一壑仙人久相招授我黃素書贈我英瓊瑤茅茨幾時見自
此遺紛囂

屢游廬阜欲賦一篇不能就董役卧龍偶成此詩

登車閩嶺傲息駕康山陽康山高不極連峯鬱蒼々金輪西差
峩五老東昂藏想象仙聖集似聞笙鶴翔林谷下棲迷雲閣杏
相望千岩雖競秀二勝終莫量仰瞻銀河翻俯看蛟龍驤長吟
謫仙句和以王局章疇昔勞夢思茲今幸徜徉尚恨忝符竹未
愜棲雲房已尋兩峯間結屋依陽罔上有飛瀑駛下有清流長
循名協心期千古增悲涼壯齒之奇節類年矧昏荒誓將塵土

蹤暫寄雲水鄉封章儻從欲歸哉澡滄浪

廬山

李白

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手持綠玉杖朝別黃鶴樓五嶽尋仙
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遊廬山秀出南斗傍屏風九疊雲錦張
影落明湖青黛光金闕前開二峯長銀河倒挂三石梁香爐瀑
布遙相望迴崖疊嶂凌蒼蒼翠屏影紅霞隱朝日鳥飛不到暮天
長登高壯觀天地間大江茫茫去不還黃雲万里動風色白波
九道流雪山好為廬山謠興因廬山發閑窺石鏡清我心謝公
行處蒼苔沒早服還丹无世情琴心三疊道初成遙見仙人綵
雲裏手把芙蓉朝玉京先期汗漫九垓上願接盧敖遊太清

閬山歌

杜甫

閬州城東靈山白閬州城北玉臺碧松浮欲盡不尺頭江動將
傾未傾石那知根無鬼神會已竟氣與嵩華敵中原格鬪且未
歸應結茅齋傍青壁

卷之十四

劉阮山

元稹

芙蓉脂肉綠雲鬢畫樓臺青黛山千樹桃花萬年藥不知何
事憶人間

香爐峯

白居易

倚石攀蘿歇病身青筠竹杖白紗巾他時畫出廬山障便是香
爐峯上人

五老峯

李白

廬山西南五老峯青天削出金芙蓉九江秀色可攬結吾將此
地巢雲松

君山

劉禹錫

湖光秋色兩相和潭面無風鏡未磨遙望洞庭山水翠白銀盤

裹一青螺

君山

黃魯直

滿川風月獨凭欄
綰結湘娥十二鬟
可惜不當湖水滿
銀山堆裏看青山

廬山

黃魯直

南康南麓江州北
五百僧房綴蜜脾
尽是廬山佳絕處
不知何處合題詩

遊東山

丁公言

數峯回抱隔煙林
一簇招提十里深
祇合步行尋石徑
不宜呵喝入松陰
遙分畫手援毫意
暗起詩人得句心
梅領笙歌上高處
孤猿幽鳥減清音

石

假山附

羣書要語

土精為石，氣之核也。氣之生石，猶人筋絡之生爪牙也。物理論：周易艮為山，為小石。陰中之陽

陽中之陰，陰精補陽，故山含石。春秋說題辭：燒泥為瓦，燔木為炭，蜂窠為蠟，水沫為石。凡此皆其柔脆變為堅剛。又曰：磁石引針，抱朴子：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左傳：泗濱浮磬。注：水中見石，可以為磬。書：石韞玉而山輝。文中子：流洲在西北海中，上多積石，名為昆吾石，冶成鐵，作劍光明洞照如水，精狀割玉物如切泥土。十洲記：將為穹谷，巖淵池於郊邑之中，則必輦山石溝澗壑，凌絕險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為也。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狀，咸無得焉。柳東州新堂記：好奇之士聞此石者，可以一賞，何必取而去哉。歐公菱溪大石記。

古今事實

貢恠石

禹貢青州厥貢鈇松恠石

石能言

石言於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
馮焉不然民聽溢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然譴動小民則
有非言之物而言昭八

寶燕石

宋之愚人得燕石而藏之以為寶周客聞而觀焉主人齊七日
端冕玄服以發室革匱千重緹巾十襲客見之掩口而笑曰此
燕石也其與瓦甃不殊荀子

以石為虎

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弯弓而射之没金飲羽下視
知其石也因復射之矢摧無迹韓詩外傳李廣事同見射門

鞭石作橋

秦始皇作石橋欲過海看日出處有神人能馭石下海石去不
速神輒鞭之三齊畧記

本支十四

十二

欝林石

陸氏居姑蘇門有巨石遠祖績仕吳為欝林太守罷歸無裝舟
輕不可越海取石為重人稱其庶號欝林石龜蒙傳

叱石成羊

黃初平叱石成羊

叩石鼓鳴

晉武帝時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打之無聲以問張華曰
可取蜀中桐材刻作魚形叩之則鳴於是如言聲聞十里

中書盤石

薛元超道衡孫也為中書舍人中書省一盤石初道衡為內史
侍郎嘗踞而草制元超再見此石未嘗不泫然流涕

醉石

陶淵明所居栗里有大石淵明嘗醉眠其上名曰醉石庐山記

翁仲

魏明帝景初二年鑄銅人二列於司馬門外號曰翁仲魏志鄣南千秋亭壇廟之東枕道有兩石翁仲南北相對水經

醒酒石

李德裕於平泉別墅採天下珍木怪石為園池之玩有醒酒石德裕尤所宝惜醉即踞之唐餘錄唐莊宗朝張全義為太師尚書令兼四鎮節度有監軍嘗得平泉醒酒石德裕孫延古託全義復求之監軍忿然曰自黃巢亂後洛陽園宅无復能守豈獨平泉一石哉全義嘗在賊集中以為譏已大怒答殺之

戒子孫齧石

李德裕平泉山居戒子孫記曰齧平泉者非吾子孫也以平泉樹一石與人者非佳子弟也

靈壁石

政和間建良壑異花奇石來自東南不可名狀忽靈壁縣貢一巨石高二一餘尺周圍稱是舟載至京師毀水門樓以入千夫昇之不動或啓于上云此神物也宜表異之裕陵親灑宸翰云靈雲方能奇峯仍以金帶一條掛其上遂即可移省夫半頃刻至苑中揮塵錄

三石見夢

金陵有三大石其古且異仲庶作守日夜夢三峯子求哀且曰若不垂祐明日當為煨燼矣公甚異之詰旦徧問僚屬莫能原其意既而視其牒見兵馬司狀申乞燒三醜石為灰供修造之用公遂悟敕寺僧愛護元祐中毛漸作漕欲移置解舍掘之極深而石根不斷不能動遂罷楊公筆錄

記防取石

六一記菱溪石東坡記四菩薩皆寓意防人取去然氣象不類如此朱語錄

拜奇石

米芾好奇知無為軍初入州解見立石頗奇喜曰此足以當吾拜遂命取袍笏拜之每呼曰石丈為言者所彈石林燕語

石屏

石屏出零陽白鶴山屈處靜上昇之所紹興壬午間有宗子邑居一日艤舟山下於水中得一石光采絢異其紋若峯巒聳秀渾然天成自是石工鑿取益眾煙雲雪月之景波瀾龍鳳之象隱然可觀大者方廣可四五尺雖巧畫者莫臻其妙零陵志

以假山為血山係假山

究王宮翊善妣坦王作假山坦曰不見假山唯見血山皆民生膏血所成時太宗為諸王亦作假山聞語而罷石介聖政錄

古今文集

雜著

太湖石記

白居易

古之達人皆有所嗜玄晏先生嗜書嵇中散嗜琴靖節先生嗜酒今丞相竒章公嗜石無文無聲無臭無味与三物不同而公嗜之何也眾皆恠之走獨知之昔故友李生名約有云苟適吾意其用則多誠哉是言適意而已公之所嗜可知之矣公以司徒保釐河雒治家無珍產奉身無長物惟東城置一第南郭營一墅精葺宮宇慎擇賓客性不易合居常寡徒游息之時與石為伍石有族聚太湖為甲羅浮天竺之徒次焉今公之所嗜者甲也先是公之僚吏多鎮守江湖知公之心惟石是好乃鈞深致遠獻瑰納竒四五年間纍纍而至公於此物獨不廉讓東

第南豎列而致之雷哉石乎厥狀非一有盤坳秀出如靈丘鮮
雲者有端險挺立如真官神人者有嶺潤削成如珪瓚者有廉
稜銳劇如劒戟者又有如虬如鳳若跬若動將翔將踴如鬼如
獸若行若驟將竦將闢風烈雨晦之夕洞穴開噎若欲雲歎雷
疑疑然有可望而畏之者煙霽景穢之日巖壑竄鬱若拂嵐撲
黛靄靄然有可狎而翫之者昏曉之交名狀不可撮要而言則
三山五岳百洞千壑颯縷絃縮盡在其中百仞一拳千里一瞬
坐而得之此所以爲公適意之用也嘗與公追觀熟察相頷而
言豈造物者有意於其間乎將胚臍凝結偶然而成功乎然而
自一成不變以來不知幾千萬年或委海隅或淪湖底高者僅
數仞重者殆千鈞一旦不鞭而來無脛而至爭奇騁恠爲公眼
中之物公又待之如賓友親之如賢哲重之如寶玉愛之如兒
孫不知精意有所召耶將尤物有所歸耶孰不爲而來耶必有
以也石有大小其數而等以甲乙丙丁品之每品有上中下各
刻于石陰曰牛氏石甲之上丙之中乙之下噫是石也百千載
後散在天壤之內轉徙隱見誰復知之欲使將來與我同好者
覩斯石覽斯文知公之嗜石之目

永州萬石亭記

柳宗元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來泣永州間日登城北墉臨于荒野藪
翳之隙見恠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步自西門以求其墟伐
竹披輿歇仄以入綿谷跨溪皆大石林立渙若奔雲錯若置碁
怒者虎鬪企者鳥厲扶其尤則臯口相呀搜其根則蹄股交峙
環行水愕疑若搏噬於是剗關朽壤剪焚榛蕪決溝澮導伏流
散爲疎林泐爲清池寥廓泓渟若造物者始判清濁効奇於茲
地非人力也乃立游亭以宅厥中直亭之西石若掖分可以眺
望其上青壁斗絕沉于淵源莫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乎攢岫

與山無窮明日州邑耆老雜然而至曰吾儕生是州藝是野眉
厖齒鯢未嘗知此豈天墜地出設茲神物以彰我公之德歟既
賀而請名公曰是石之數不可知也以其多而命之曰萬石亭
耆老又言曰懿夫公之名亭豈專狀物而已哉公嘗六爲二千
石既盈其數然而有道之士咸恨惟公之嘉績未洽於人敢頌
休声祝公于明神漢之二公秩號萬石我公之德宜受茲錫漢
有禮臣惟萬石君我公之化始于閨門道合于古祐之自天野
夫猷辭公壽萬年宗元嘗以牋奏隸尚書敢專筆削以附零陵
故事

旌石供

蘇子瞻

禹貢青州有鈇松旌石解者曰旌石石似玉者今齊安江上往
往得美石與玉無辨多紅黃白色其文如人指上螺精明可愛
雖巧者以意繪畫有不能及者豈古所謂旌石者耶凡物之醜

石文十

十八

好生於相形吾夫知其果安在也使世間石皆若此則今之凡
石覆爲旌矣海外有形語之國口不能言而相喻以形其以形
語也捷於口使吾爲之不已難乎故夫天機之動忽焉而成而
人真以爲巧也雖然自禹以來旌之矣齊安小兒浴於江時有
得之者戲以餅餌易之既而得二百九十有八枚大者兼寸小
者如棗栗菱芡其一如虎豹首有口鼻眼處以爲群石之長又
得古銅盆一枚以盛石挹水注之粲然而廬山歸宗佛印禪師
適有使至遂以爲供禪師常以道眼觀一切世間混沌空洞了
無一物雖夜光赤壁與瓦礫等而况此石雖然願受此供灌以
墨池水強爲一笑使自今已往山僧野人欲供禪師而力不能
辦衣服飲食卧具者皆得以淨水注石爲供蓋自蘇子瞻始

泉石膏肓記

楊廷秀

紹熙壬子九月十六日子以廢疾至自金陵深念平生無他好

獨好泉石而故居乃土山安所得石忽鄉友王信臣及其猶子
林艘求新恠石以遺予予喜甚曰子犯所謂天賜者亟召匠釘
鉅爲假山友人王才臣見之譙予曰先生居真山而又爲假山
將誰給予笑曰予敢給人聊以自給耳才臣曰有石而無泉非
闕歟予偶思去假山三十步而近舊有一泉而湮即命浚爲泉
列以猛因接筒引之又於假山之前十步之間甃一小方池深
尺廣五之泥與泉其深各半植以芙蓉雜以荇藻每疏泉自筒
入地中伏之假山之趾仰而出於石罅閉而激之則爲機泉噴
珠躍玉飛空而上若白金繩烏與假山相高開而達之則爲流
水其將至也若哽若咽若噴若叱然後滂然而上決決而流流
而入於池其流有文其入有声頃刻之間通塞乃變觀者四顧
莫測所來予因生致小魚善游而善浮者畜之池二十許尾先
十後十每浮而出也後者不先夫先者若徐行後長者之爲者

子文十四

十七

余固異之其始畏人不浮人至則隱於荷盤荷帶之下去則顯
其後漸與人習園洋洋若與人爲翫既而復隱若耻以身供
人之翫者予益異之予間以食之每食至必出久之若疑夫
食之餌已者復不出予益異之因命其泉石之上小軒曰泉石
膏育或曰膏育之疾醫緩云不可爲後世乃有法可艾也予曰
膏育有法可艾也泉石膏育无法可艾也有法可艾予亦不艾
也一笑而書之明年重午玉隆病叟楊某記

盤石銘并序

白居易

大和九年夏有山客贈余盤石轉實於覆道里第時屬炎暑坐
卧其上愛而銘之云耳

客從山來遺我磐石圓平膩滑廣袤六尺質疑雲白文坼烟碧
莓苔有斑麋鹿無跡置之竹下風掃露滴坐待禪僧眠留醉客
清冷可愛支体甚適便是白家夏天床席

古詩

題祖山人池上恠石

張碧

寒姿數片竒突兀曾作秋山秋水骨先生應是馱風雷著向池
邊塞龍窟我來池上傾酒罇半酣書破青煙痕參差翠綫擺不
落筆頭驚旌粘秋雲我聞吳中項容水墨有高僧邀得將來倚
松下鋪却雙繒直道難掉首空歸不成畫

太湖石歌

吳融

洞庭山下湖波碧波中萬古生幽石鐵索千尋取得來竒形恠
狀誰能識初疑朝家正人立又如戰士方狙擊又如防風死後
骨又如於菟活時額又如成人楓又如害癭柏雨過上淙泓風
來中有隙想得沉潛水府時興雲出雨蟠蛟螭今來砒砢林庭
上長恐忽然生白浪用時應不称媧皇將去也堪隨博望噫嘻
尔石好憑依幸有方池并釣磯小山叢桂且為伴鍾阜白雲長

少文十

十八

自歸何必夢家甲第裏玉欄干畔爭光輝一朝荆棘忽流落何
異綺羅雲雨飛

律詩

奉和牛相公題姑蘇所寄太湖石見示兼寄李蘇州

震澤生竒石沈潛得地靈初辭水府出猶帶龍宮腥發自江湖
國來榮卿相庭從風夏雲勢上漢古查形拂拭魚鱗見銚鏘玉
韻聆煙波含宿瀾苔蘚助新青嵌穴胡雛貌織銚虫篆銘孱顏
傲林薄飛動向雷霆煩熱近還散餘醒見便醒凡禽不敢息浮
盞莫能停靜称垂松蓋鮮宜映鶴翎忘憂常目擊素尚与心冥
眇小欺湘鷺團圓笑落星徒然想融結安可測年齡採取詢鄉
老搜求按舊經垂鈎入空隙隔浪動晶熒有獲人爭賀歡謠衆
共聽一州驚閱寶千里遠揚舲觀物洛陽陌壞人吳御亭寄言
垂天翼早晚起滄溟

白居易

奉和思黯相公以李蘇州所寄太湖石奇壯絕倫因題二十韻見示兼呈夢得

白居易

錯落復崔嵬蒼然玉一堆峯駢仙掌出罅坼劒明開峭頂高危
矣蟠垠下壯哉精神欺竹樹氣色厭亭臺隱起巖巖狀疑成瑟
瑟胚應稜露鋒刃清越叩瓊瑰岌業形將動龜綽勢欲摧奇應
潛鬼坵靈合蓄風雷黛潤沾新雨密明點古苔去應棲鳥雀不
肯染塵埃尖削琅玕筍窪剡瑪瑙黜海神移碣石盡障茨天台
在世為尤物於人負逸才渡江一葦載入洛五丁推出與雖无
意昇沉亦有媒拔從水府底置向相庭隈對稱吟詩句看一批
酒盃終隨金斝用不孝玉山頽踈傳心偏愛園公眼屢迴共嗟
无此分虚管太湖來

陳朝三品石

王少甫

草沒苔侵棄道周誤恩三品竟何酬國亡今日頑元耻似為當
年不預誅

四四五

文十四

十九

恠石

黃亞夫

山鬼水恠着薜荔天祿辟邪眠綠苔鈎簾坐對心語口曾見漢
家池館來

詩話

評望夫石詩

陳后山二公望夫石詩惟刘夢得云終日望夫不歸化為孤石
苦相思望來已是幾千歲只似當年初望時語雖拙而意工黃
叔達魯直之弟也以頑况為第一云望夫處江悠悠化為石不
回頭山頭日風和雨行人歸來石應語意皆工
雜著 以下係假山

木假山記

蘇明允

木之生或孽而殤或拱而大幸而至於任為棟梁則伐不幸而

爲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成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爲人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沉汨沒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其激射齧食之餘或髣髴於山者則爲好事者取去彊之以爲山然後可以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濱如此者幾何不爲好事者之所見而爲樵夫野人之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余家有二峯余每思之則恐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孽而不瀆熱而不夭任爲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折不腐而不爲人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間而不爲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於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余愛之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非徒愛之而又有所敬焉余見中峯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一峯莊栗刻削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峯而岌然天无阿附意吁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古詩

卷之十四

二十

奉和裴相公假山

韓愈

公乎真愛山看山且連夕猶嫌山在眼不得着脚歷往語山中
人巧我澗側石有來應公須歸必載金帛當軒乍駢羅隨勢忽
開拆有洞若神剗有岩類天劃終朝若洞間歌吹宴賓戚孰謂
衡霍竒近在王侯宅傳氏築已畢儲溪釣何激逍遙功德下不
與事相撫樂我盛明朝於焉傲今昔

和司空相公假山

錢希聖

斲得古雲根蒼二蘚痕布叢倚狀峯嵐霏微起煙素參差衡霍
列嶢萃虬龍聚揮扇動林風飛香暗岩戶誰言盈尺內自有青
霄路相君機務閑玩此懷真趣只似東山歸境對曹溪悟美矣
仁智心良哉聖明輔

和徐生假山

范至能

匠智無遺巧天形極幽探謂我愛山者爲山列前簷類垣不數
尺萬嶮由心潛或開如断裂或吐似訝誠或長隨靡迎或瘦露
空嵌險穴覲香二高屏立巉二後出忽孤聳群奔沓相參數若
氣融結突如鬼鐫鏡昔歲貶荆楚扁舟極東南孤山馬當峽兩
岸臨江潭常恨江水惡輕風不流帆峯巒千萬狀可愛不可談
但欲借粉繪圖之掛紈豈如几席間百態生濃纖暮雲點新
翠孤煙起朝嵐恐此窮冬節陰飈積凝嚴幽齋喜深處遠目生
遐瞻晝卧不移枕晨興自開簾吾聞君子居出處無常占卷道
或獨善施物仁貴兼於時苟無益懷祿古所慙嵩山幸不遠薇
蕨豈不甘自可結幽侶披雲老溪巖胡爲不即往一室安即此
琴子贈可愧因詩以自譏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十四

建安祝穆和父編

地道部

海

羣書要語

海晦也主引晦濁其水黑而晦釋名天地四方皆海水相通地在其中蓋無幾也四海之外皆復有海東海共稱渤海又謂之滄海南海之別有漲海西海之東有青海北海之別有翰海博物志夏革曰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名曰歸虛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列子湯問中國名曰赤縣神州有大瀛海環其外史記東有碧海水不鹹苦正作碧色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之中有大帝宮太真東王所居有蓬萊山周迴五十里外有負海繞

山其海水色正黑謂之溟海无風而洪波百丈惟飛仙能到山海經海傍有蜃氣為樓臺漢書江漢朝宗于海禹貢海濱廣斥同上百川李海而至于海揚子万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莊子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惟是風馬牛不相及左傳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杜甫大禮賦東海驚莊子北溟魚莊子

詩 遠声魚呷浪層氣蜃迎風張濱歸海流漫漫選地闊海冥冥杜溟漲鯨波動杜

古今事考

精衛填海

發鳩之山有鳥名曰精衛是炎帝之女往遊于東海溺而不反是故精衛常取西山之木石以填東海山海經

乘桴浮海

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

海變桑田

麻姑謂王方平曰自接待以來見東海三變為桑田向到蓬萊水乃淺於往者畧半也豈復為陵乎方平乃曰東海行復揚塵耳神仙傳

海賦不道鹽

張融作海賦以示顧愷之愷之曰公此賦實超玄虛但不道鹽

耳

風飄海舡

嘉祐中蘇州崑山縣海上有一舡桅折風飄抵岸舡中有二十余人衣冠如唐人繫紅鞢角帶短皂布衫見人皆慟哭語言不可曉試令書字亦不可讀行則相綴如鴈行久之自出一書示人乃唐天授中告勅屯羅劫首領陪戎副尉制又有一書乃

是上高麗表亦稱屯羅島皆用漢字蓋東夷之臣屬高麗者舡

中有諸穀唯麻子大如蓮的蘇人種之初歲亦如蓮的次年漸小數年後只如中國麻子時贊善大夫韓正彥知崑山縣事召其人攜以酒食罷以手捧首而輟意若驩感正彥使人為其治桅舊植舡木上不可動工人為之造轉軸教其起倒之法其人又喜復捧手而輟筆談

舟遇海鯨

趙忠簡公鼎謫朱崖自雷州浮海而南越三日方張帆早行風力甚勁顧見洪濤間紅旗驟相逐而下極目不斷遠望不可審疑為海寇或外國兵甲呼問舟人舟人搖手令勿語愁怖之色可掬急入舟被髮持刃出蓬背立割其舌出血滴水巾戒使臣使閉目坐舡內凡經兩時頃聞舟人相呼曰更生乃言曰胡來所見蓋巨鯨也平生未嘗覩所謂旗者海鯨耳夷堅志

海賦

木華字玄虛

昔在帝鳩巨唐之世天網淳滴為涓為漉洪濤瀾汗万里无際
 長波沓沓迤延八裔於是乎禹也乃錘臨崖之阜陸决陂潢而
 相浚啓龍門之峯嶺鑿陵岬而斬鑿群山既畧百川滂濞决漭
 澹泞騰傾赴勢江河既導方穴俱流倚披五嶽竭涸九州漑滴
 滲淫蕃蔚雲霧消流决瀼莫不來注於廓靈海長為委輸其為
 廣也其為恠也宜其為大也尔其為狀也則乃激湍激滯浮天
 无岸冲融沉灌渺渺澌漫波如連山乍合乍散嘘噏百川洗滌
 淮漢兼冲廣鳥滌蕩浩汗若乃大明也摟鑿於金樞之穴翔賜
 也逸駭於扶桑之津影沙碧石蕩矚島濱於是鼓怒益浪揚浮
 更相觸搏飛沫起濤狀如天輪膠戾而激轉又似地軸挺技而

五十一

二

四

車迴峯嶺飛騰而反覆五岳鼓舞而相推渭瀆淪而瀦滂鬱泐
 迭而隆頽盤盪激而成窟消滯滌而為甍淵泊拍而也颺磊砢
 勾而相啄驚浪雷奔駭水迸集開合解會滾濕葩華跋扭
 瀾滄滌濤若乃霾曠潛銷莫振莫竦輕塵不飛纖蘿不動猶尚
 呀呷余波獨湧澎滢潏礧礧磊山壑尔其枝岐潭淪渤蕩成汜
 垂壘隔夷迴互万里若乃偏荒速告王命急宣飛駿鼓楫汎海
 陵山於是候勁風揭百尺維長綯挂帆席望濤遠决罔然鳥浙
 鷗如驚鳧之失侶倏如六龍之所掣一哉三千不終朝而濟所
 屆其其負穢臨深虛誓愆期則有海童邀路馬銜獸當蹊天吳
 乍見而髣髴烟象暫曉而閃屍群妖遘迁眇眇迨夷决帆摧撞
 戕風起惡去廓如靈變惚恍幽暮氣似天霄靉靄雲布靄昱絕
 電日色妖露呵噉掩鬱矇眛无度飛滂波相礪激勢相切崩雲
 屑雨滋泪躑躅湛濼沸潰滙溢灌泝泝渭蕩雲沃日於是

舟人漁子徂南極東或屑沒於鼉鼉之化或挂胃於岑巖之峯
或掣二洩二於裸人之國或汎二然二於黑齒之邦或乃萍流
而迴轉或因歸風以自反徒識觀海之多性乃不悟所歷之近
遠尔其大量也則南浚朱崖北灑天壘東演析木西薄青徐經
涂澠溟乃又有餘吐雲霓含龍魚隱鼉鱗潛靈居豈徒積太顛
之寶貝與隨侯之明珠將出之所收者常聞所未名者若元且
希出之所聞惡審其名故可仿像其色類甄其形尔其水府之
內極深之庭則有崇島巨鰲崕峴孤亭擘洪波指大清竭磐石
接百靈颺凱風而南逝廣莫賦至而北征其垠則有天琛水榭
較人之室瑛石詭擘鱗甲異質若乃雲錦散文於沙泐之際綾
羅被光於螺蚌之節繁采揚華万色隱鮮陽水不冷陰火潜然
熖炭重熖次燭九泉未燼綠輝暖眇蟬蛸魚則橫海之鯨突机
孤遊憂岩葦偃高濤如鱗甲吞龍舟喻洪則洪連袂踈踏吹滂

子文十五

則百川倒流或乃踏澄窮波陸死益田巨鱗插雲警鬣刺天顛
骨成嶽流膏為淵若乃活砥之隈沙石之岑毛翼產殼剖如成
禽鳧雖離砮鶴子淋滲群飛仙浴戲廣浮深翔霧連軒洩二滂
二翻動成雷接翰為林更相叫嘯詭色殊音若乃三光既清天
地融即不汎陽仗乘躡龍絕往觀安期於蓬萊見喬山之帝像
群仙縹眇餐玉清汗履阜鄉之留鳥被羽翮之慘纏翔天沼戲
窮溟飄有形於无欲永悠二以長生且其為器也包乾之奧括
坤之區惟神具宅亦祗是廬何奇不有何恠不儲茫二積流含
形內虛曠哉坎德卑以自居弘往納來以宗以都品物類生何
有何无

招海賈文

柳宗元

咨海賈兮君胡以利易生而卒離其形大海溟溟兮顛倒日月
龍魚傾側兮神恠驟突奔螭出抃兮翔鵬振舞天吳九首兮更

奕迭怒垂涎閃古号揮霍旁午君不返兮終為厲咨海賈兮君
胡樂出幽險而疾平夷恟駭愁苦而以忘其歸上黨易野恬以
舒岐路脉布滿九區出無入有而貨俱君不返兮欲誰須膠葛
得聖指監魚范子去相安陶朱呂氏行賈南面孤弘羊心計登
謀謨煮鹽大冶九卿居祿秩山委收國租賢智走諾爭下車道
遙縱傲世所趨君不返兮為厲咨海賈兮賈尚不可為而又海
是圖死為險瞞兮生為貧夫亦獨何樂哉歸來寧君軀

古詩

遊赤石進帆海

謝靈運

首夏猶清和芳草亦未歇水宿淹晨暮陰霞屢興沒周覽倦羸
懦况乃凌窮髮川后時安流天吴静不發揚帆采石華挂席指
明月真漲無端倪虛舟有超越仲連輕齊紀子牟戀魏闕矜名
道不足適已物可忽請附任公言終然謝天伐

子文十五

五

望海

祖孝嚴

登高臨巨壑不知千万里雲島相接連風潮無極已時看遠鴻
度乍見驚鷗起無待送將歸自然傷客子

觀海

隋煬帝

孟軻叙遊聖於乘說瘡疾述聽乃前聞臨深驗茲日浮天迴無
岸含靈固非一委輸百谷歸朝宗万川溢分空碧霧晴連洲彩
雲密欣同夫子觀深愧玄虛筆

律詩

望海

周繇英華

蒼茫空泛日四顧絕人煙半浸中華岸旁通異域舩島間應有
國波外恐無天欲作乘槎客翻然去隔年

送人南遊

賈島

此別天涯遠孤舟泛海中夜行常認火帆去每因風奮國人多

富炎方語不同鴈飛難度嶺書信若爲通

送人南遊

杜荀鶴

九遊南國者未有不蹉跎到海路雖盡掛帆人更多潮沙分象
跡花洞鄉百蠻歌縱有投文處於君能幾何

南海

曹松

傾騰漢界沃諸蠻立望何如盡此看無地不同方覺遠共天無
別始知寬文鮑隔霧朝含磬老蚌凌波夜吐丹万狀千形皆得
意長鯨獨自轉身難

潮

朝曰潮汐曰汐說文

羣書彙語

詩曰潮水定可信李白八月十八潮壯觀天下無坡

事文十五

六

古今事實

子胥揚濤

吳王既賜子胥死乃取其屍盛以鴟夷之革浮之江中子胥因
流揚波依潮來往蕩激隄岸勢不可禦或有見其乘白馬素車
在潮頭者因爲之立廟每歲仲秋既望潮水極大杭人以旗鼓
逐之弄潮之戲蓋始于此然或有沉溺者臨安志

錢王射潮

梁開平四年武肅王錢氏始築捍海塘在候潮通江門之外潮
水晝夜衝激版築不就因命強弩數百以射潮頭又致禱於胥
山祠既而潮水避錢塘東擊西陵遂成隄岸

古今文集

雜著

海潮賦序

盧肇

夫潮之生因乎日也其盈其虛繫乎日也近代言潮者皆驗其
及晦而絕過朔乃與月弦乃小贏月望乃大至以爲水爲陰類
牽於月而高下隨之也遂爲濤志定其朝夕以爲萬古之式莫
之逾也殊不知月之與海同物也物之同能相激乎易曰天地
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夫物之形相睽而後震動
焉生植焉譬猶烹飪水盈鼎而不爨之欲望膳羞之熟成五味
之美其可得乎潮亦然也天之行健晝夜復焉日傳于天天右
旋入海而日隨之日之至也水其可以附之乎故因其灼激而
退焉退於彼盈於此則潮之往來不足恠也其小大之期則制
於月大小不常必有遲有速故盈虧之勢與月同體何以然日
月合朔之際則潮始微絕以其至陰之物迹於至陽是以陽之
威不得肆焉陰之輝不得明焉陰陽敵故無進無退無進無退
乃適平焉是以月之與潮皆隱乎晦此潮生之實驗也其朏其
朏則潮亦隨之乃知日激水而潮生月離日而潮大斯不刊之
理也古之人或以日如平地執燭遠則不見何其謬乎夫日之
入海其必然之理乎且自朔之後月入不尽晝常見焉以至於
望自望之後月出不尽晝常見焉以至於晦見於晝者未嘗有
光必待日入於海隔以映之受光多少隨日遠近則光少遠
則光多至近則甚虧至遠則大滿此理又足證夫日至于海水
退於潮尤較然也

胥山祠銘并序

盧元輔

元和十年冬十月朝散大夫杭州刺史上柱國盧元輔視事三
歲塵天子書上畏群靈下慙蒸人乃啓真祠銘而序曰維唐敷
祀典于天下廢淫置明資父事君罔有不奉寢朝既設我命厥
新有周行人伍公字子胥陪吳之職得死直言國人求忠者之
屍禱水星之舍將瞰鷗革遂臨浙江千五百年廟貌不改漢史

遷曰胥山今云青山者繆也吁善父為孝記曰父讎不與共戴
天諫君為忠經曰諸侯有諍臣不失國當枕干宋鄭絕楚出疆
在平為末官臣在奢為既壯子坎塹伏節乞師於吳軍鼓丁寧
於五戰至郢先詰王建邦啓土著以話言戴后惟人人虐惟后
成湯用為大義孔子立為大經子胥修為大仇騷人賦為大怨
咸令在上慢惡不生則前戈鞭墓非倒行也後戈走昭非逆施
也夫差既王宰嚭受賂二十年内越祀又顛太伯廟血將乾闔
閭劔光且失公朝焉宴焉入則諫焉孰謂矢毒孰謂刀寒雖言
屢出口而車甲已困於齊矣蟹稻已奪於歲矣屬鏤之賜竟及
其身鴟夷盛屍投于水濱憤排致怒配濤作神迄今一日再至
來也海鷗群飛陽侯夾從声遠而近声近而遠奮于吳悌于越
夕于楚乃退於是仲秋闕望杭人以旗鼓逐之笳箫和之百城
聚觀大耀威靈卷沙墨裂地灰截若岸圻成坑迎潮民格之如

事文一五

呂梁丈人為靈戈威矛激浪百重渚塞不先跳檣揭舡再飯之
間絕其音声蕩莽千里洪濤砥平有滑有脂有鹹有腥遙實乎
下庭山海梯航雜林扶桑交臂于卯堦金秋在戶雷鼓在堂魏
樽漢豆六代笙簧可謂奉天爵之馨香獲人神之盛礼佐皇震
怒驅叱大邪萬里永清人觀叶氣銘曰

武王鉞紂	子胥鞭平	為人為父	十死一生	矯々伍負
執弓挾矢	仗其宝劔	以謁吳子	稽首楚罪	皆中紂理
薰報子妻	殲鉏直士	赫々王閭	實聽竒謨	錫之金鼓
以號以誅	黃旗大卒	右廣皆朱	戮墓非赭	瞻昭乃烏
後王嗣立	執書以泣	顛越言潤	宰嚭讒輯	步光欲飛
姑蘇待執	吾則切諫	抉眼不入	投于河上	自古波濤
晝夜兩至	懷沙類騷	洗滌南北	歎蕩東西	夷蛮卉服
罔敢不來	雖非命祀	不諫瀆齊	帝々王々	代々明々

表我忠誠

海潮圖序

余安道

古之言潮者多矣或言如橐籥翕張或言如人氣呼吸或云海
難出處皆亡經據唐世盧肇著海潮賦以謂日入海而潮生月
離日而潮大自謂極天人之論世莫敢非予嘗東至海門南至
武山旦夕候潮之進退弦望視潮之消息乃知盧氏之談出於
宵臆所謂蓋不知而作者也夫陽燧取火於日陰鑑取水於月
從其類也潮之漲退海非增減蓋月之所臨則水往從之日月
右轉而天左旋一日一周臨於四極故月臨卯酉則水漲乎東
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南北彼竭此盈往來不絕皆繫於月不
繫於日何以知其然乎夫晝夜之運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
有奇故太陰西沒之期常緩於日三刻有奇潮之日緩其期率
亦如是自朔至望常緩一夜潮自望至晦復緩一晝潮若因日

事文十五

九

海

之入海激而為潮則何故緩不及期常三刻有奇乎肇又謂月
去日遠其潮乃大合朔之際潮殆微絕此固不知潮之準也夫
朔望前後月行差疾故晦前三日潮勢長朔後三日潮勢極大
望亦如之非謂遠於日也月弦之際其行差遲故潮之去來亦
合沓不尽非謂近於日也盈虛消息一之於月陰陽之所以分
也夫春夏晝潮常大秋冬夜潮常大蓋春為陽中秋為陰中歲
之有春秋猶月之有朔望也故潮之極漲常在春秋之中濤之
極大常在朔望之後此又天地之常數也昔竇氏為記以謂潮
虛於午此候於東海者也近燕公著論以謂生於子此測於南
海者也又嘗問於海賈云潮生東南此乘舟候潮而進退者耳
古今之說以為地缺東南水歸之海賈云潮生東南亦近之矣
今通二海之盈縮以誌其期西北二海所未嘗見故闕而不紀
云嘗候於海門月加卯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旦而平緩三刻

有奇上弦則午而平望已前為晝潮望已後為夜潮此皆臨海之候也遠海之處則各有遠近之期月加酉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日入而潮平上弦則夜半而平望則明日之旦而平望已前為夜潮望已後為晝潮此東海之潮候也又嘗候於武山廣州月加午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午而潮平上弦則日入而平望則夜半而平上弦已前為晝潮上弦已後為夜潮月加子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夜半而潮平上弦則日出而平望則午而平上弦已前為夜潮上弦已後為晝潮此南海之潮候也

論潮

高麗圖經云潮汐往來應期不爽為天地之至信古人嘗論之在山海經以為海龍出入之度浮屠書以為神龍之變化竇叔蒙海嶠志以為水隨月之盈虧盧肇海潮賦以謂日出于海衝擊而成王充論衡以為水者地之血脉隨氣進退率未之盡大

抵天包水、承地而一元之氣升降於太空之中地乘水力以自持且與元氣升降互為抑揚而人不覺亦猶坐於舟中而不知舟之自運也方其氣升而地沉則海水溢上而為潮及其氣降而地浮則海水縮而為汐計日十二辰由子至巳其氣為陽而陽之氣又自有升降以運乎晝由午至亥其氣為陰而陰之氣又自有升降以運乎夜一晝一夜合陰陽之氣九再升再降故一日之間潮汐皆再焉然晝夜之攻擊乘日升降如應乎月日臨於子則陽氣始升月臨於午則陰氣始升故也夕潮之期日皆臨子晝潮之期月皆臨午焉又日行遲月行速以速應遲每二十九度過半而月行及之日月之會謂之合朔故月朔之夜潮日亦臨子月朔之晝潮日亦臨午焉且晝即天上而言之天體西轉日月東行自朔而往月速漸東至於漸遲而潮亦應之以遲於晝故晝潮自朔後迭差而入於夜此所以一日午時

二日午末三日未時四日未末五日申時六日申末七日酉時
八日酉末也至夜即海下而言之天体東轉日月西行自朔而
往月速漸西至於漸遲而潮亦應之以遲於夜故夜潮自朔後
迭復而入於昼此所以一日子時二日子末三日子末四日丑
末五日寅時六日寅末七日卯時八日卯末也以時有交變氣
有盛衰而浙潮之所至亦因之爲大小當卯酉之月則陰陽之
交也氣以交而盛故潮之大也獨異於余月當朔望之後則天
地之變也氣以變而盛故潮之大也獨異於余日今海中有魚
獸殺取皮而乾之至潮時則毛皆起豈非氣感而類應之自然
歟臨安志

辨胥濤之妄

儒書言吳王夫差殺伍子胥烹之於鑊盛以囊投之於江子胥
恚恨臨水爲濤以溺殺人夫言吳王殺子胥投之於江實也言
其恚恨臨水爲濤虛也且衛蒍子路漢烹彭越子胥之勇不過
子路彭越然二人尚不能怒於鼎鑊之中胥亦自先入鼎鑊
後乃入江在鑊之時其神豈怯而勇於江水哉何其怒氣前後
之不相副論衡

浙江潮聲

海潮來皆有漸唯浙江濤至則常如山岳奮如雷電冰岸橫飛
雪崖傍射澎騰奔激吁可畏也其湍怒之理可得聞乎曰或云
夾岸有山南曰龕北曰赭二山相對謂之海門岸夾勢迫湧而
爲濤若言狹逼則東溟自定海吞余姚奉化二江俾之浙江尤
甚狹逼潮來不聞有聲又何也叢語

戒弄潮文

蔡襄

斗牛之分吳越之中維江濤之最雄乘秋風而益怒乃其習俗
于以遊觀厥有善泅之徒競作弄潮之戲以父母所生之遺體

投魚龍不測之深淵自爲矜夸時或沉溺精魄永淪於泉下事
擊望哭於水濱生也有涯蓋終於天命死而不弔重弃於人倫
推予不忍之心示爾無窮之戒所有今年觀潮並依常例其重
入百姓輒敢弄潮必行科罰
律詩

杭州觀潮

姚合

樓有章亭號濤來自古今勢連滄海闊色比白雲深怒雪驅寒
氣狂雷散大音浪高風更起波急石難沉鳥懼多遙過龍驚不
敢吟坳如開玉穴危似走瓊岑但視千人魄那知伍相心岸摧
連古道洲漲踣叢林跳沫山皆濕當江日半陰天然與禹鑿此
理遠難尋

和運使舍人觀潮

范希文

何處潮偏盛錢塘無與儔誰能問天意獨此見濤頭海浦吞來
盡江城打欲浮勢雄驅島嶼聲怒戰貔貅萬疊雲纒起千尋練
不收長風方破浪一氣自橫秋高岸驚先裂羣源法倒流騰凌
大鯤化浩蕩六鰲遊北客觀猶懼吳兒弄弗憂子育忠義者無
覆巨川舟

又和

范希文

把酒問東溟潮從何代生寧非天吐納長逐月虧盈暴怒中秋
勢雄豪半夜堂堂雲陣合屹屹雪山行海面雷霆聚江心瀑
布橫巨帆連地震群檝望風迎踊若蛟龍鬪奔如兩電驚來知
千古信迴見百川平破浪功難敵驅山力可并伍胥神不泯憑
此發威名

觀潮

劉禹錫

八月濤声吼地來頭高數丈觸山迴領吏却入海門去卷起沙
堆似雪堆

橫江詞

李白

浪打天門石壁開海神來過惡風迴浙江八月何如此潮似連山噴雪來

送章孝標歸杭州

楊巨源

曾過靈隱江邊寺獨宿東樓看海門潮色銀河鋪碧落日金光柱出紅盆

八月十五看潮

蘇子瞻

定知玉兔十分圓已作霜風九月寒寄語重門休上鑰夜潮留向月中看

萬人鼓噪憐吳儂猶似浮江老阿童欲識潮頭高幾許越山無數浪花中

望海樓

蘇子瞻

海上濤頭一線來樓頭指顧雪成堆從今潮上君須上更看銀

事文十五

十三

山十二回

江神河伯兩醯雞海若東來氣吐霓安得夫差水犀手三千強弩射潮低

觀濤

朱慶餘

木落霜飛天地清空江百里見潮鮮鱗出海魚龍氣晴雪噴山雷鼓聲雲日半陰川漸滿客帆皆過浪難平高樓曉望無窮意丹葉黃花繞郡城

潮

羅隱

怒声洶々勢悠悠羅刹江邊地欲浮謾道往來存大信也知翻覆向平流任拋巨浸疑傾底猛過西陵似有頭至畢朝昏誰主掌好騎蘋尾問陽侯

○地道部

建安祝

穆

和父編

江

羣書要語

江貢也所出珍物可獻貢也風俗通九江孔殷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為沱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注岷江為大江至九江為中江至除陵為北江蓋一源而三日禹貢江水始出岷山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于江津不舫楫不避風不可以涉家語四瀆江河淮濟晉天文志冷湘源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楚辭

古今事實

龍負禹舟

禹南省方濟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失色无主禹仰視天而嘆曰吾受命於天竭力以養民死命也余何憂於龍焉龍俛耳曳尾而逝呂氏春秋

楚王浮實

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大恠使之魯問孔子孔子曰此萍實也可割而食之吉祥惟霸者能獲之使反王遽食之甚美家語

子胥渡江

伍胥奔吳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舡知伍胥之急乃渡之胥既渡解劍直百金与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爵執珪豈徒百金劍耶不受

羽不渡江

漢兵追項羽羽遂引東欲渡烏江烏江亭長艤舡待謂羽曰江

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羽笑曰縱江東父老憐而王我何面目見之哉

江限南北

吳孫權黃武四年魏文帝臨江觀兵有渡江之志帝見波濤洶涌歎曰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遂歸

囊沙塞江

吳步騭表云魏人圖以東向多作布囊欲以盛沙塞江孫權曰此江与開闢俱生寧可以沙囊塞若不如孤言當以牛千頭為君作主人也權下詔曰呂岱諸葛恪道步騭說此人欲以布囊盛土塞江每讀此表令人失笑此江自天地以來寧可塞者乎

五馬渡江

晉元帝時童謠云五馬爭渡江一馬化為龍

擊楫渡江

晉祖逖為奮威將軍及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不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

古今文集

雜著

江賦

郭璞

咨五才之並用寔水德之靈長惟岷山之導江初發源於濫觴聿經始於洛汭攏万川乎巴梁衝巫峽以迅激躋江津而起漲極泓量而海運狀滔天以淼茫摠括漢泗兼包淮湘并吞沅澧汲引沮漳源三分於岨岷流九派乎潯陽鼓洪濤於赤岸淪餘波於柴桑網絡群流商摧滄澮表神委於江都混流宗而東會注五湖以漫漭灌三江而瀚沛高汙六州之域經營炎景之外所以作限於華裔壯天地之嶮介呼吸萬里吐納靈潮自然往復或夕或朝激逸勢以前驅乃鼓怒而作濤娥眉為泉陽之揭

玉壘作東列之標，衡霍磊落以連鎮。巫廬崑崙而比嶠，協靈通氣。瀆薄相陶流，風蒸霄騰，虹揚霄出，信陽而長。迈涼大壑，与沃焦若乃巴車之峽，夏后疏鑿絕岸，方丈壁立，霞駁虎牙。山巖樹以屹，萃荆門名關，球而般，磚圓洲九迴，以懸騰溢流，雷响而電激。駭浪暴灑，鷲波飛薄，迅復增凌，演湍豐躡，砒岩鼓作，溯湑眾爵，馮溼灑漉，漬漉澆泆，溼漉湜忽，決滄澗澗，滄滄滄滄，滄滄滄滄。瀑漫滅盡，湏龍鱗結，絡碧沙遺，池而往來，巨石肆砒，以前却潛演之所，汨湏奔灑之所，礫錯厓陳，為之泐嶂，嶂嶂為之崑崙，幽澗積阻，碧砒管確，其乃曾澤之府，靈湖之淵，澄澄汪光，廣混罔泫，泓泫涘涘，渾鄰，淵澗澗澗，映揚焄煇，湏濟泐泐，汨汨汨汨。泗察之无象，尋之无迹，氣滄滄以霧香，時鬱律其如煙，類爪渾之未及，象太極之構天，長波浹浹，湍崔嵬盤渦，谷轉凌濤，山類陽侯，破峨以岸起，洪瀾凌演而雲迴，逝淪滾滾，下絕下堆，微

如地裂豁，若天開，觸曲厓以榮，繞駭崩浪而相礪，鼓厓窟以瀾，渤乃溢湧而駕隈，魚則江豚海狶，叔鮪王鱣，鯨鯨鯢鮠，鮫鯢輪鯁，或鹿駘象鼻，或虎狀龍顏，鱗甲錐錯，煥爛錦斑，揚鬣掉尾，噴浪飛涎，排流叫哈，隨波遊延，或暝采以晃洲，或嚇鯢于巖間，介鯨采濤以出入，鱗鮓順時而往還，尔其水物怪錯，則有王毗海月上肉石華，瑣皓腹蟹水母，目蝦紫蜃，如渠洪蚌，專車瓊珠，睇曜以瑩珠石，蚌應節而揚葩，踞踞森衰，以垂翹玄，塲瑰礫而礪，砒或泛激於潮波，或混淪乎泥沙，若乃龍鯉一角，奇鶴九頭，有鱉三足，有龜六眸，頰整肺躍而吐，戔文鮓磬，鳴以孕，瓊怪螭排翼而掣，耀神蛟蝟輪以沈，遊駢馬騰波以噓，疎水兕雷，咆哮乎陽侯，淵容蔡室於岩底，較人構館于懸流，電布餘粮，星離沙鏡，青綸覽糾，縹組爭映，紫菜熒曄，以叢被綠，苔髮鬚乎研，礪上石帆蒙籠以蓋，岵并實時出而漂，泳其下則金礦丹礫，雲精蠟銀瑒

瑯璿瑰水碧澄瑤鳴石列於陽渚浮磬埒乎陰濱或頰彩輕連
或脗曜涯鄰林无不潯岸无不津其羽族也則有晨鷓天雞鷓
鷓鷓鷓陽鳥爰翔于以玄月千類萬声自相喧聒濯翻疏風鼓
翅翻羽揮弄灑珠拊拂瀑沫集若霞布散如雲豁產氾積羽往
來勃碣樛北稹薄於潯溪協捷森嶺而羅峯挑枝竇當實繁有
叢葭蒲雲葛櫻以蘭紅揚鴈眊摧紫茸蔭潭隩被長江繁蔚芳
雍隱藹水松涯灌芊蕙落奮葱龍鮫鮪踦踞於垠隳獺獺睨
乎殫也岸空迅蛙臨虛以騁巧孤攫登危而雍容變拓翹跼於夕
陽鴛鴦弄翹乎山東因岐成渚觸澗開渠漱壑生浦區別作浦
澄之以潔翼謀之以尾間標之以翠翳泛之以遊菰播匪藝之
芒種挺自然之嘉葩鱗被菱荷積布水菰翹華漢藥濯頰散裹
隨風倚菱上波潭池流光落映景炎霞火其旁則有雲夢雷池
彭蠡青草具區兆蒲珠澹丹淥極望數百沆瀣晶漾爰有包山

洞庭巴陵地道替達傍通幽岫竅窈金精玉英瑱其裏瑤珠在
石瑛其表驪蚪穆其址梢雲冠其嶸海童之所巡遊琴高之所
靈竊水夷倚浪以傲倪江妃貪嘖而睨眦抔浚波而鳧躍吸墨
霞而天矯若八宇宙澄寂八風不期舟子於是搦棹涉人於是
檣榜漂飛雲運舳舻相屬万里連檣汧洄公流或漁或商
赴交益投幽浪竭南極窮東荒尔乃絡隸零履於清旭覘五兩
之動靜長風颺以增翊曠莫颺而氣整徐而不颺疾而不猛鼓
帆迅越越漲截洞凌波縱施電往香溟霽如晨霞孤征眇若雲
翼絕嶺倏忽數百千里俄頃飛燕无以晞其蹤渠黃天子不能
企其景於是蘆人漁子攢落江山衣則羽褐食惟蔬鱸洊殺爲
泔夾衆羅筵高灑連鋒罍審比缸或揮輪於懸碕或中瀨而橫
旋忽忘夕而宵歸詠採菱以叩舷傲自足於一嘔尋風波以窮
年尔乃感之以盤若豁之以洞壑疏之以施比鼓之以朝夕川

流之所歸湊雲霧之所蒸液珍珠之所化產瑰奇之所窟宅納
隱淪之列真挺異人乎精魄播靈瀾於千里越岱宗之觸石及
其譎變儼恍符祥非一動應無方感事而出經紀天地錯綜人
術妙不可盡之於言事不可窮之於筆若以眠精垂曜於東井
陽侯遊形於大波可相去音奇用江神也守道而宅神乃協靈
爽於湘娥駭黃龍之負舟識伯禹之興嗟共荆飛之擒蛟終成
氣乎大阿惺婁離之圖要在中流而推戈悲靈均之任石歎漁
父之權歎想周穆之濟師驅八駿於龍蠶感交甫之喪珮斂神
使之斐羅燬大塊之流形混萬盡於一科保不虧而永固稟元
氣於靈岳考川瀆之妙觀實莫著於江河

古詩

渡新安江貽京邑遊好

沈約

眷言訪舟客茲川信可珍洞微隨流淺皎鏡無冬春千仞寫高

古詩

五

樹百丈見遠嶺滄海有流濁清濟湘無津豈若棄斯去俯映石
磷磷然吾言薛道衡可濯衣巾願以潺湲水恣君纓上塵

入柳江

薛道衡

仗節道嚴金舟於濟急流征塗非白馬水勢類黃牛跳波鳴石
磧濺沫城沙洲岸迫繞倒轉灘長舡却浮綠崖須斷挽挂壁屢
移鈞還憶青絲騎東方來上頭

夜渡三松江懷古

宋之問

宿帆震澤口曉渡松江濱掉發魚龍氣舟衝鷓鴣群寒潮頓竟
滿暗浦稍將分氣赤海生日光清湖起雲水鄉盡天衛歎息為
吳君謀士仗劍死君今悲所聞

律詩

九江口東濟北接蘄春南與潯陽岸

蘇味道

江路一悠哉滔滔九派來遠潭昏似霧前浦沸成雷鱗介多潛

育漁商幾汴河風搖蜀楫下日照楚萍開近漱溢城曲斜吹蠶
澤隈錫龜猶入貢浮獸罷為灰津吏揮撓疾郵僮整簿催歸心
詎可問為視落潮迴

曰口阻風

白居易

洪濤波浪塞江津處處遭迴事事逃世上方為失途客江頭又
作阻風人魚蝦遇雨腥盈鼻蚊蚋和煙養病身老大光陰能幾
日等閒曰口坐經旬

灩澦

杜甫

灩澦既沒孤根深西來水多愁太陰江天漠漠鳥飛去風雨時
時龍一吟舟人漁子歌回首沽客胡商淚滿襟寄語舟航惡年
少休翻盤井橫黃金

淮

卷之六十六

六

羣書要語

淮園也園在揚州北界東至海釋名導淮自桐柏

禹貢并淮河而注之江孟子淮夷其又尚書鼓鍾

代數注上有一洲詩灩澦淮而北為枳周禮雀入于淮為蜃國語

淮夷賈珠既量魚馬

詩句清江無波平如席韓文淮之公舒舒韓

古今事類

召公平淮

宣王命召公平淮夷

兵賦之淵

唐第十七帝曰兵賦之所出以江淮為淵本傳

古今文集

雜著

浮淮賦

後漢王粲

從王師以南征兮浮淮水而遐逝背渦浦之曲流兮望馬丘之高
濞泛洪槽於中潮兮飛輕舟乎濱濟建衆櫓以成林兮譬無
山之樹藝於是迅風興濤征鼓若雷旌旄翳日飛雲天迴若鷹
飄逸逝相競軼凌驚波以高驚駟駭浪而赴躡如舟徒之巧極
美榜人之閑疾白日未移前駟已屆群師按部左右就隊舳艫
千里名卒億計運茲威以赫怒清海隅之蕪芥濟元勳於一卒
垂休績於來裔

浮山堰賦序

秦少游

梁武帝天監十三年用魏降人王足計欲以淮水灌壽陽乃假
太子右衛康絢節督卒二十萬作浮山堰於鍾離而淮流湍駛
漂疾將合復潰或曰淮有蛟龍喜乘風雨壞岸其性惡鐵絢以
爲然乃引東西冶鐵器數千萬斤益以薪石沈之猶踰年乃合
堰袤九里水逆淮而上所蒙被甚廣魏人患之果徙壽陽戍頓
八公山餘民分就岡壠未幾淮暴漲堰壞奔于海有聲如雷水
之恠於蔽流而下死者數十萬人初鎮星犯天江而堰實退舍
而壞焉呼異哉

古詩

淮之水

徐仲車

淮之水淮之水春風吹春風洗青於藍綠染指魚不來鷗不起
激灑灑天盡頭祇見孤帆不見舟殘陽欲落未落處盡是人
間今古愁可奈何奈何莫使騷人問棹歌我曹盡是浩歌客
笑盡酒面春風和

長淮謠

馬子才

長淮之水青如苔行人但覓心眼開湘江豈無水魚腹忠魂埋
但見愁雲結雨猿聲哀浙江豈無水鷗華漂脊骸但見潮頭怒
氣如山來孤臣詞客到江上何以寬心懷長淮之水遠楚流先

生家住淮上頭黃金萬斛浴明月碧玉一片今清秋酒花入面
歌一声淮上百物無閑愁

河

羣書要語

導河自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北至于砥柱
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
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禹貢砥柱山禹鑿之以
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水經崑
崙山河水出焉山海經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在南山
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漢書誰謂河廣一葉航
之詩河出圖易係丹丘千年一燒黃河千年一清皆至聖之君
以為瑞又曰黃河清而聖人出王子年十遺記河水清天下平
京房易傳河自冀之大陸北流入兗分為九道故兗州所以首

文十六

言九河既導即爾雅所謂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
覆釜五曰胡蘇六曰簡七曰繁八曰鈞盤九曰萬津是也晉注
河下龍門流駛竹箭駟馬追不可及慎子清濟貫黃河截流而
不混六帖黃河如帶漢封功臣誓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語偃鼠
飲河不過滿腹逍遙宣房水之靈府尔雅

古今事實

河出圖

伏羲氏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前五行志舜即位與三公臨河
觀黃龍五采負圖出置舜前以黃金為繩白玉為檢河音大禹
觀於濁河而受綠字晉地理志河出馬圖孔運

熒光塞河

武王沉璧而熒光塞河注熒光五色從水中出尚書中微
白魚入介

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于王舟中

本紀

有如白水

晉文公入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之罪甚多請由此亡公
子曰所不與鬻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

左傳二十四

申屠狄言非其時將投于河崔喜聞而止之曰聖人仁人之父
母也今此濡足之故不救溺人可乎申屠狄曰昔桀殺龍逢比
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洩冶而滅其國非無聖知不用故
也遂負石而沉于河

韓詩外傳

美哉山河

吳起爲魏西河守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頽謂起曰美哉山河
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
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

文十六

九

賜在其北脩政不仁湯放之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
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君
若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也武侯曰善

負薪填河

漢文帝時河決酸棗潰金隄元光中孝武決瓠子於是天子臨
河沉白馬玉璧令群臣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填河而取淇園之
竹以爲楗天子既臨河悼功之不成乃作瓠子之歌

張騫窮河

張騫使大夏窮河源惡覩所謂崑崙者乎

本傳

投之黃河

唐哀帝天祐二年獨孤揜裴樞崔遠並罷政事柳璨李振譖於
朱全忠并貶樞揜遠爲瀧漫白三州司戶全忠聚樞等及朝士
貶官者三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死于河初李振屢

舉不中第故深疾搢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
沒之黃河使為濁流全忠笑而從之

古今文集

雜著

大河賦

晉成公綏

覽百川之弘壯兮莫尚美於黃河潛崑崙之峻極兮出積石之
荒我登龍門而南遊兮拂華陰與曲阿凌砥柱而激湍兮踰汭
洛而揚波躡委蛇於后土兮配靈漢於穹蒼貫中夏之歲甸兮
經朔狄之遐荒歷二周之北境兮流三晉之南鄉秦自西而啓
壤兮齊據東而畫疆殷徒涉而永固衛遷濟而遂強趙決流而
却魏嬴引溝而滅梁思先哲之攸歎何水德之難量

古詩

瓠子歌

漢武帝

文十六

瓠子決兮將柰何皓皓肝肝閭殫為河為我謂河伯兮何不仁
宣房塞兮萬福來

泛黃河

孟郊

誰開崑崙源流出混沌河積雨飛作風驚龍噴為波湘瑟颼颼
弦越篋嗚咽歌有恨不可洗虛此來經過

黃河

羅隱

莫把阿膠向此傾此中天意固難明解通銀漢應須曲終出崑
崙便不清高祖誓功衣帶小仙人占斗客槎輕三千年後知誰
在何必勞君報大平

汴河

羅隱

當將天子是閑遊今日行人特地愁柳色縱饒粧故国水声何
忍到揚州乾坤有意終難會黎庶無情豈自由應笑秦皇用心

緇漫驅神鬼海東頭

濟

羣書要語

濟濟也言源出河北濟河而南也釋名導沅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禹貢濟水宜麥淮南子鸚

鵒不踰濟周官

詩句濁河終不污清濟杜甫

古今事實

秩視諸侯

四瀆江河淮濟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為能通百川於海為能蕩出雲雨為德美甚故視諸侯也 刘向談苑

古今文集

雜著

事文十六

十一

祭濟瀆文

後魏李文帝

乾光資曜坤載播液惟瀆暢靈協輝陰辟庶象憑和升降芳瀝
蘊神包化比玉宣績温方涌瑞沈源導濟引流通滄實俾四體
作潤岱洞含雲吐醴淵波淇淇川風瀾瀾瞻洪津而懷德乘長
波而欽智汎龍儀之郁穆璫玉軒而浮被沉璋璧之明物莫性
潔以歸寄

洛 渭 漢 泗

羣書要語

洛之為言繹也言水繹繹光耀也春秋說題辭洛出書聖人則之易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小雅洛字

或作維初漢火行忌水故洛去水而加佳魏為土行土水之母
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去佳加水魚蒙典畧導洛自熊耳
東北會于澗瀍禹貢雒水輕利宜木淮南子

渭導渭自鳥鼠穴禹貢秦居渭陽而水數赤瑞應之効也漢書

涇以渭濁湜湜其止詩秦有水掎汜泥淖撓湜沙礫乃合清

渭自彰穢跡故名曰濁涇柳愚溪對

漢嶺家導漾東流為漢禹貢滔滔江漢南國之紀詩江漢沮漳

楚之望也左傳

古今事實

獲瑞稱王

湯時有神牽白狼銜鈎入殿朝者乃東觀沉璧于洛獲黃魚黑

玉之瑞於是始受命稱王帝王世紀

龜圖出洛

天尺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孔安國注疇類也天與禹洛出

書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

類

周公卜洛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曰我又卜瀍水

東亦惟洛食

太公釣渭以下係渭

太公釣于渭西伯將獵卜曰所獲非龍非螭非熊非羆所獲霸

王之輔於是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史記

渭水貫都

秦始皇復道向阿房宮度渭屬之咸陽史記渭水貫都以象天

極三輔黃帝

出中渭橋

張釋之為廷尉漢文帝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

驚使騎捕屬廷尉奏此人犯蹕罰金

渭水天星

漢武帝時蜀張寬為侍中從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水乳長七尺上怪其異遣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知我所來時寬在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為戒不潔則女人見陳壽益部耆舊傳

涇水溉田 此係涇水

韓聞秦之好興利欲罷之無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自中山西控瓠口為渠溉田漢武時趙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涇水溉田名白渠人得其饒歌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與鋪為雲決渠為兩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董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

化行江漢 以下係涇水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

濟漢誓川

車文十六

十一

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珮一裘於昭王子裳欲之二年不與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沉曰余所濟漢而南者有如大川左

漢皋解珮

昔鄭交甫過漢皋遇二女妖服珮兩珠交甫與之言曰願請子之珮二女解珮與交甫懷之而去十步探之則亡矣回顧二女亦不見 韓詩

沔水斬蛟 以下係沔水

沔水隈潭極深先有蛟為害鄧遐為襄陽太守拔劍入水蛟繞其足遐自揮劍截蛟數段流血水并蛟患遂息盛弘之荊州記

沔水

沔水東經萬山下有潭昔杜元凱好名作兩碑述已功一碑在峴山一碑沉此潭中曰千載之後何知不深谷為陵 水經

洛神賦

曹植

宓妃，伏羲氏之女，溺洛水為神，託而賦焉。

黃初三年，余朝京師，還濟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對楚王說神女之事，遂作斯賦。其詞曰：

余從京師言歸東藩，北過伊闕，越軒轅，經通谷，凌景山，容與乎陽林，流眄乎洛川。覩一麗人于巖之畔，乃接御者而告之曰：彼何人斯？若斯之艷也。御者對曰：臣聞河洛之神名曰宓妃，君王所見，毋乃是乎？余告曰：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游龍，髣髴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颻兮若流風之迴雪。於是忽然縱軀以游，以嬉。左倚采石，右藻桂旗，揅皓腕於神湄，兮採湍瀨之文芝。余情悅其淑美，兮心振蕩而不怡。無良媒以接歡，兮託微波而通辭。收和

事文十六

十四

顏而靜志，兮中禮防以自持。於是洛靈感焉，徙倚徬徨，竦輕軀以鶴立，若將飛而未翔。小乃乘靈雜遝，命儔侶或窺清流，或翔神渚，或採明珠，或拾翠羽，從南湘之二妃，携漢濱之游女。躡迅飛，急飄忽，若神凌波，以步羅襪，生塵於是。屏翳收風，川后靜波，馮夷鳴鼓，女媧清歌。騰文魚以誓衆，鳴玉鑿以偕逝。六龍儼其齊首，戴雲車之容裔，鯨鯢泝而夾轂，水禽翔而為衛。於是越北征，過南岡，動朱唇以徐言，陳交接之大綱。恨人神之道殊，怨盛年之莫當，無微情以効愛，獻江南之明璫。雖潛歎於太陰，長寄心於君王，忽不悟其所舍，思綿綿而增慕。夜耿耿而不寐，露繁霜而至，躡命僕夫而就駕，吾將歸乎東路，攬騏驎以抗策，悵盤桓而不能去。

古詩 係渭

至渭源

後周宇文道

渭源奔鳥穴輕濶起客亭淺淺滿濶響蕩蕩竟川鳴
潘生稱運石馮子聽波聲斜去臨天半橫來對始平
台流應不雜方知性本清

律詩徐逌

日暮望涇水

徐珩

導源經隴阪屬汭貫羸都下瀨波常急迴圻溜亦紆
毒流秦卒斃泥糞漢田腴獨有迷津客懷歸軫暮途

古詩係漢

渡漢水

李百藥

東流既溷溷南紀信滔滔水激沉碑岸波駭弄珠臯
含星映淺石浮蓋下奔濤溜闊霞光近川長曉氣高
檣烏轉輕翼戲鳥落風毛客心既多緒長歌且代勞

律詩徐逌

十五

公安送李二十弟入蜀余下沔鄂杜甫

正解柴桑纜仍看蜀道行檣烏相背發塞鴈一行
鳴南紀連銅柱西江接錦城憑將百錢卜飄泊問君平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十六

今地道部

湖

君筆彙語

湖池也。廣雅湖大陂也。說文湖都也。流瀆四面所隈都也。風俗通周官揚州其浸五湖案張勃吳錄

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以其周行五百餘里故以五湖為名或說以太湖射陽湖上湖洮湖瀟湖為五湖案國語吳越戰於五湖直在笠澤一湖中戰耳則知或說非也揚州記曰太湖一名震澤一名笠澤一名洞庭荆州記云宮亭即蠡澤也一名應澤青草湖一名洞庭湖雲魚澤一名巴丘湖此並昭昭尤著也初李詒受二方之溝漑至巴川之巨都追潮水而往還通蓬萊

與瀛洲晉楊泉賦湘江北流至岳陽達蜀江夏潦後蜀江漲過住湘波溢為洞庭九數百里而君山宛在水中秋水歸此山後居于陸惟一條湘川而已北夢瑣言

詩句攀崖照石鏡牽葉入松門謝靈運彭蠡湖氣蒸雲夢澤波

撼岳陽城浩然洞庭湖鑑湖五月京李白若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兩相宜坡

古今事實

扁舟五湖

勾踐滅吳謂范蠡曰吾將與子分國而有之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乘扁舟浮五湖終不返先賢傳

城陷為湖

今巢湖古巢縣一日江漲港有巨魚取以貨于市合縣食之有一老姥獨不食遇老叟曰此吾子也汝獨不食吾厚報汝若束

門石龜自赤城當陷姥日往視有稚子訝之姥以實告稚子欺之以朱傅龜自姥見急出城有青衣童子曰吾龍之子乃引姥登山而免青與高議

詔賜鑑湖

賀知章請為道士還鄉里詔賜鑑湖剡川一曲

西湖

杭有西湖穎亦有西湖皆為遊賞之勝東坡連守二州其初得穎也有穎人在坐云內翰但只消遊湖中便可了郡事及守杭秦觀再有詩及此意

古今文集

雜著

奏脩西湖狀

蘇子瞻

昔西漢之末程方進為丞相始決壞汝南鴻隙陂以老嫗之歌

文十七

曰壞陂誰害于感飯我豆食羹芋魁及乎覆陂當復誰言者兩黃鵠蓋民心之所欲而託之天以為有神下告我也孫皓時吳郡上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今忽開通長老相傳比胡開天下平皓以為已瑞已而晉武帝平吳由此觀之陂湖河渠之類又廢復開事閑興違雖天道難知而民心所欲天必從之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蓋不可廢也唐長慶中白居易為刺史方是時西湖溉田千餘頃及錢氏置揚湖兵士千人日夜開浚自國初以來稍廢不治水涸草生漸成封田熙寧中臣通判本州則湖之封合者蓋十二三年至今總十六七年之間遂塞其半以老皆言十年以來水淺封合如雲翳空倏忽使蒲更二十年無西湖矣使杭州无西湖如人而去眉目豈復為人乎臣愚較之竊謂西湖有不可廢者五天禧中故相王欽若奏以西湖為放生池禁捕魚鳥為人乞祈福自是以來每歲四月

八日郡人數萬會旱湖上所放羽毛鱗介以百萬數皆西北向
稽首仰祝千方歲壽若一旦堙塞使蛟龍魚鼈同為涸轍之鮒
則臣子坐觀亦何心哉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一也杭之為州本
江海故地水泉鹹苦居民零落自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
後民足於水井邑日富百萬生靈待此而汲食今湖狹水淺六
井漸壞若二十年之後及為葑田則幸城之人飲鹹苦其勢必
自耗散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二也白居易作西湖石函記云放
水溉田每域一十可溉十五頃可無凶歲今雖不及千頃而下
湖數十里而菱葑穀禾所獲不貲此西湖不可廢者三也西湖
深闊則連河可以取足於湖水若湖水不足則必取江湖之
所過泥沙渾濁一石五斗不出三歲輒調兵夫十餘萬工開浚
而河行市井中蓋十餘里吏卒搔擾泥水狼籍為居民莫大之
患此西湖之不可廢者四也天下酒稅之盛未有如杭者也歲
課二十餘萬緡而水泉之用仰給於湖若湖水漸狹水不應溝
則當旁人取山泉歲不下二十萬工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五也
臣以侍從出膺寵寄自觀西湖有必廢之漸有五不可廢之憂
伏望 聖斷賜臣度牒若干道使得畢志半年之間目見西湖
復唐之舊環三十里際山為岸則農民父老與羽毛鱗介同沐
聖澤无有窮已臣不勝大願

臨湖閣記

洪景廬

燭於遠者遺於近墨市之居江與山燕越如也豈地勢則然天
實盡置之予家番城面滄津三湖有勝矣而山不副買小園撰樓
以為高平林四出山意如鷺而澄江之境政墮城沒蔽虧中非
霜清木落不見也二者不得兼其難如此吾友向巨原獨以書
來曰自吾卜居南昌擅東湖之陽人行湖邊頻大明鏡荷華十
里昭影徹目晨霏夕靄開闔而摩蕩屬玉交青浮游而後先西

山橫陳蛇螭旁薄空翠長煙舒慘異狀常若洪崖浮丘翁挹袂
拍肩其間凡湖山賦我以佳賞撩我以瓌觀謂不能俯而有也
今吾臨之以桀閻崇而為丈者四去一以為從益一以為橫既
成而日登焉湖之所以為湖山之所以為山次且自失不能嘉
遂相與收精會神俎豆於吾軒楹之間東則十畝之園池臺竹
花輸幽呈茂有草堂在湖隄北其北與西折旋皆山淡然如脩
眉橫遠可翫而不可狎物色位置大略似輞川臨湖亭故即而
名之吾夷猶其上非更衣就枕不釋也吾困阨與世不諧偶一
旦獨得此吾心樂為願子為我記予發書疑不信者采日私自
策曰巨源詩人也其詞夸是其子子來南僅得邊一障財為郎
亟去之酸寒却掃於是四年矣未聞有朽貫腐粟可以汰予從
土木之事又頗解商工費斯閣也度不滿百萬不可止巨原安
有是哉彼特文其滑稽餉我一笑耳巨原詩人也其詞夸記未
可作會有客從南昌來為予笑曰巨原再為人謾墓鄭重咨謝
通得百萬錢妻子睥睨咨睨規作求田計巨原左遮右給如護
頭目卒以付工師不留一錢故其就斯閣也勇之甚書生定可
笑君毋庸疑予曰誠然又有說於此有閣如是將不得以瓦器
飲以一豆飴客以老无齒婢佐酒巨原其鑄黃金之柘行白玉
之粹喚僑命侶巽風介月哀絲豪竹光妓侍繞熊蹯豹貽飲及
童騎傾駉山川之神日夜鼓弄之於是為至敢問策安出客撫
然予曰為我謝巨原筆尚在足矣乾道五年月日記

古詩

岳陽樓

韓愈

洞庭九州間厥大誰與讓南維群崖水北注何奔放瀦為七百
里吞納各殊狀自古澄不清環混无跡嚮炎風日搜撿幽恠多
冗長軒然大波起宇宙溢而放魏我拔蒿華騰躍較健壯声音

一何宏轟磔宙方兩猶疑帝軒張樂就空曠蛟螭露筍簾縞
練吹組帳鬼神非入山節奏頌跌蕩陽施具夸羅陰開咸悽愴
朝迴直春口極地缺隄障夜緝巴陵洲叢芮總可傍星河尺涵
冰俯仰迷下上餘瀾怒不已喧嘩鳴甕盎明登岳陽樓輝煥朝
日亮飛塵戰其感清晏息纖縵必滋湛凝綠物影巧相况江豚
時出感驚波忽湧養時當之之孟隙竅縮寒漲前臨指近岸側
坐眇難望滌滌滌清幽懷舒以暢上人筆孩舊揮手乍欣悵
憐我竄逐歸相見得无恙開筵亦復烏爛熳倒家釀並行无停
留高柱送清唱中盤進橙栗投擲傾脯醬歡窮悲八生旋變不
能忘念昔始讀書志欲干霸王奮龍破千金為藝亦云亢愛才
不擇行觸事得譏謗前年出官日此禍最无妄公端採虛名擢
拜識天仗姦情得彈射一悲欺詎新恩越府庭逼及則諸將
于嗟苦為緩但懼失官當追思南渡時魚腹甘所葬嚴程迫風
帆劈前入高浪頓沈在須臾中鯁誰從後諒生還直可喜射口自
懲創庶從今日後粗糲得與終事冬改前好趣有獲新尚誓耕
十畝田不取力垂相細君知蚕織稚子已能餉行當掛其冠生
死尹一訪

彭蠡湖

王介甫

湖中小龍見龍門

茫茫去盡蠶春天地白浪吞風濕天際東西拔拖万舟回千歲老
蛟時出戲少年輕事鎮南來水怒如山帆正開中流蜿蜒見春
尾觀者膽墮予方吟衣冠今日龍山路廟下沽酒山前住老矣
安能孳俗飛買西欲棄江湖去

思故山鏡湖

陸務觀

千金不須買畫圖聽我長歌二鏡湖二山奇麗說不尺且復為
子陳吾庐柳姑廟前魚汴市道士莊畔菱為租一鸞畫橋出

薄兩岸紅蓼連菰蒲陂南陂北鴉陣黑舍東舍西楓葉赤正當
九月十月天放翁艇子天時出艇頭一束書船後一壺酒新釣
紫鯽魚旋洗白蓮藕從渠貴人食萬錢放翁癡腹常便便暮歸
稚子迎我笑遙指一抹西村煙

律詩

過洞庭湖

杜甫

鱖室圍青草龍堆白沙護堤盤古木迎棹弄神鴉破浪南風
正回棹畏日斜湖光與天遠直欲泛仙槎

登岳陽樓

杜甫

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拆乾坤日夜浮親朋一
字老病有歸舟我馬關山隔憑高涕泗流

宿青草湖

杜甫

洞庭猶在目青草續為名宿槩依農事郵籤報水程寒水爭倚
薄雲月迹微明湖鴈雙二起人來故北征

夢青草湖

陰鏗

洞庭春溜滿平湖錦帆張深水桃花色湘流杜若香
去去茅山遠江連巫峽長帶天澄洵碧映日動浮光行舟近遠樹度鳥息
危檣泊二不可測一葦詎能航

沈宮亭湖

劉珊

迴艦承派水幸帆逐分風混漾疑天際飄飄似度空檣烏排鳥
路舡影沒河宮孤石滄波裏匡山苦霧中寄謝千金子安知萬
里蓬

題太湖

羅虬約

三萬六千頃湖侵海內田逢山方得地見月始知天南國吞將
盡東溟勢欲連何當洒為雨無處不豐年

太湖

蘇子美

香二波濤閱古今四无边際莫知深淵通曉月為清靈氣入霜
天作暝陰空澤魚肥人贈玉洞庭柑熟客分金風煙觸目相招
引聊為停撓一楚吟

衆水

水神 水恠附

羣書要語

積陰之氣為水淮南水流濕易坎為水易潤万物
者莫潤於水說卦水曰潤下洪範今夫水一勺之
多及其不測龜鼃蛟龍魚鱉生焉貨財殖焉中庸夫水積也不
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莊子智者樂水論語決諸東方則東流決
諸西方則西流孟子觀水有術必觀其瀾孟子水能載舟亦能
覆舟荀子凡水其方折者有玉其圓折者有珠清者有黃金戶
子土地各以類生入清水音小濁水音大湍水入輕遲水入重
淮南子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孟子

事文十七 七

水之別名

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渚小渚曰汜凡水边皆曰
垂曰涯曰畔曰干曰磧曰濱涯上平坦曰膏重涯曰岸二上地
曰澗曲涯曰澳一曰隈水草交曰湄水边土人所止曰澨水曲
曰汭水北曰陽水南曰陰水出山石間曰澗藉山夾水曰澗水
注川曰溪水注溪曰谷水通谷曰壑石絕水曰梁築土過水曰
塘又曰堤曰防大防曰墳水所鍾曰澤廣澤曰衍澤曲曰臯澤
障曰陂澤無水有草木曰藪水流通曰川深水曰潭急水曰流
砂石上曰瀨亦曰湍曰灘水別流曰派大水有小口別通曰浦
風吹水涌曰波亦曰浪大波曰濤小波曰滄平波曰瀾直波曰
徑水朝夕而至曰潮風行水成紋曰漣水波如錦文曰漪水行
曰涉逆流而上曰泝洄順流而下曰洑流亦曰泚流絕流而渡
曰泚以衣涉水曰厲蹠膝以下曰揭蹠膝以上曰涉渡水処曰
津潛行水中曰冰以上見說文釋名亦雅

禹平洛水

當堯之時水逆行汎溢於中國蛇龍居之民无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窟書曰洛水微子洛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駘蛇龍而放之殖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滕文公下

弱水沉羽

弱水既西柳子厚謂西海之山有水散渙无力不能負一羽投之委靡壅溺及底而後止

濯足濯纓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所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自取之也孟子

瘴水染脚

漳州界有一水号烏脚溪涉者足皆如墨數十里間水皆不可飲則病瘴行人皆載水自隨梅龍圖儀官州縣時公牒至漳州素多病預憂瘴癘為害至烏脚溪使數人有荷之以物蒙身恐為毒水所濡兢惕過其睚眦矍鑠忽墜水中至于没頂乃出之幸弊黑如崑崙自謂必死然自此宿病尽除頓竟康健无復昔之羸瘵又不知何也筆談

無支祁神係水神

禹治水三至桐柏山獲淮渦水神名曰无支祁形猶狝猴力踰九象人不可視乃命庚辰制之是時木魅水靈山妖水怪奔号業繞幾以千數庚辰持戟遂去遂鎖于龜山之足淮水乃安唐永泰初楚州有漁人夜釣於龜山之下其鈎為物所掣因沉水視之見大鉄鎖繞山足一獸形如青猿兀若昏醉涎沫腥穢不可近百嶽廣經

陽侯

首陽國侯溺水因為大海之神博物志

靈胥

吳相伍胥為濤之神號曰靈胥

馮夷

中極之淵深一百仞惟水夷都為水夷人面而乘龍穆天子傳云天子西征至于陽紆之山河伯无夷之所都蓋水夷无夷即馮夷也淮南子又作馮遲拍朴子釋思篇曰馮夷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為河伯昔夏禹觀河見長人魚身曰吾河精豈河伯耶山海經

河伯娶婦

西門豹為鄴令鄴三老廷祿歲斂百姓錢為河伯娶婦巫行視小家女好者聘取為治新衣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

浮之河中

行數十里

乃沒以故人家多持女遠逃俗語即不為

九

河伯娶婦水沒溺人民云豹至其時往會豹呼河伯婦視之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為入報河伯更求好女送之使吏卒抱大巫嫗投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凡三投弟子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不能白事煩三老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良久豹欲復使廷祿与豪長者一人趣之皆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豹曰河伯留客之久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自此不復敢言為河伯娶婦史記

燃犀照水

係水怪

晉温嶠過牛渚磯深不可測世云下多怪物遂燃犀而照之須臾見水族羣火奇形異狀喘於是夜夢人謂曰与吾幽明道別何意相照也

蟹精水害

許真君名遜字敬之汝南人後於豫草遇一少年容儀修整自
稱慎郎許君与之語知非人類指顧之間少年去君謂門人曰
適來少年乃是蛟蜃之精吾念江西累為洪水所害若非剪滅
恐致逃遁蜃精知真君識之潛於龍沙洲化為黃牛真君以道
眼遙觀謂弟子施太玉曰彼之精性化作黃牛我今化其身為
黑牛仍以手巾掛膊將以認之汝見牛奔闔當以劍截彼真君
乃化身而去俄頃見黑牛奔趨黃牛而來太玉以劍揮黃牛中
其左股因投入城西井中從此非徑歸潭州却化為人先是蜃
精化為美少年以珍室財化其數乃獲娶潭州刺史賈至女至是
真君求見賈使君謂曰聞君有貴婿慎郎乃蛟蜃老魅焉敢遁
形蜃精復變本形為吏所殺真君晉太康間於洪州西山李家
四十二口投宅之泉而去在石函藥曰各一与真君所御錦
帳復在雲中墮於故宅鄉人因即其地置遊帷觀云太平廣記

天吳

天吳人面八首八足亦曰水伯山海經

含沙

春秋莊公十八年有蜃謂含沙射人影○江南山谿中有射
工虫長二三寸口中有弩形氣射人影不治則殺人博物志

古今文集

雜著

灑頰堆賦

蘇子瞻

天下之至信者惟水而已江河之大与海之深而可以意揣惟
其不自為形而因物以賦形是故千變万化而有必然之理掀
騰勃怒万夫不敢前兮死然聽命惟人之所使予泊舟平瞿唐
之口而觀乎灑頰之摧菟然後知其所以開峽而不去者固有
以也蜀江遠來兮浩漫漫之平沙行千里而未嘗齟齬其意

驕逞而不可摧忽峽口之逼窄兮納萬頃於一盃方其未知其
峽也而戰乎艷瀕之下喧慄震掉盡力以與石鬪勃乎若萬騎
之西來忽孤城之當道鈞援平臨衝畢至於其下兮城堅而不
可取矢盡劍折兮逆邏循城而東去於是滔々汨々相與入峽
安行而不敢怒嗟夫物固有以安而生變兮亦有用危而求安
得吾說而推之兮亦足以知物理之固然

黃樓賦

蘇子由

熙寧十年秋七月乙丑河決於澶淵東流入鉅野北溢于濟南
溢于泗八月戊戌水及彭城余兄子瞻適為彭城守水未至使
民具畚鍤蓄土石積藁芟完室隙宄以為水備故水至而民不
恐自戊戌至九月戊辰水及城下者二丈八尺塞東西北門水
皆自城際山兩晝夜不止子瞻衣弊履屨廬于城上調急夫發
禁旅以從事令民無得竊出避水以身率之與城存亡故水大

文前十七

十一

至而民不潰方水之淫也汗漫千餘里漂廬舍敗塚墓老弱蔽
川而下壯者狂走無所得食槁死于丘陵林木之上子瞻使習
水者浮舟楫載糗餌以濟之得脫者無數水既涸朝廷方塞澶
淵未暇及徐子瞻曰澶淵誠塞徐則無害塞不塞天也不可使
徐人重被其患乃請增築徐城相水之衝以木堤捍之水雖復
至不能以病徐也故水既去而民益親於是即城之東門為大
樓焉堊以黃土曰土實勝水徐人相勸成之轍方從事於宋將
登黃樓覽山川弔水之遺迹乃作黃樓之賦其詞曰

子瞻與客游於黃樓之上客仰而望俯而嘆曰噫嘻殆哉在漢
元光河決瓠子騰蹙鉅野衍溢淮泗梁楚受害二十餘歲下者
為汙澤上者為沮洳民為魚鱉郡縣無所天子封祀太山徜徉
東方哀民之無辜流死不藏使公卿負薪以塞宣房瓠子之歌
至今傷之嗟維此邦俯仰千載河東傾而南洩蹈漢世之遺害

包原隰而爲一窺吾壙之摧敗呂梁齟齬橫絕乎其前四山連屬合圍乎其外水洄伏而不進環孤城而爲海奔魚龍於隍壑閱帆檣於睥睨方飄風之迅發震鞞鼓之驚駭誠蟻穴之不救分階階之橫潰幸冬日之既迫水泉縮以自退棲流枿於喬木遺枯蚌於水裔聽澗淵之奏功非天意吾誰賴今我与公冠冕裳衣設几布筵斗酒相屬飲酣樂作開口而笑夫豈偶然也哉子瞻曰今夫安於樂者不知樂之爲樂也必涉於害者而後知之吾嘗与子憑茲樓而四顧覽天宇之宏大繞青山以爲城引長河而爲帶平阜衍其如席桑麻蔚乎旆旆畫阡陌之縱橫分園廬之向背放田漁於江浦散牛羊於煙際清風時起微雲靈霽山川開闔蒼莽千里東望則連山參差衆壑皆馳群石傾奔絕流而西百步涌波舟楫紛披魚鱉顛沛沒人所嬉嘉朋震雷城堞爲危南望則戲馬之臺巨佛之峯歸乎特起下窺城中樓

觀翱翔菟我相重激水既平渺莽浮空駢洲接浦下与淮通西望則山崩爲缺傷心極目麥熟禾秀離離滿隰飛鴻群往白鳥孤沒橫煙澹澹俯見落日北望則泗水漉漫古汴入焉隄爲濤淵蛟龍所蟠古木蔽空烏鳥號呼賈客連檣聯絡城隅送夕陽之西尽導明月之東出金鉦湧於青嶂陰雲爲之辟易窺人寰而直上委餘彩於沙磧激飛楹而入戶使人体寒而戰慄息洶洶於群動聽川流之蕩滂可以起舜相命一飲千石遺棄憂患超然自得且子獨不見夫昔之居此者乎前則項籍劉備後則光弼建封戰馬成群猛士成林振臂長嘯風動雲興朱閣青樓舞女歌童勢窮力竭化爲虛空山高水深草生故墟蓋將問其遺老既已灰滅而无餘矣故吾將与子串古人之既逝閱河決於疇昔知變化之无常付杯酒於終日於是衆客釋然而笑顏然就醉河傾月墮携扶而出

古詩

旦發漁浦潭

丘希範

漁潭霧未開，赤亭風已颺。棹歌發中流，鳴榔響疊嶂。村童忽相聚，野老時一望。詭恠在石異，象斲絕峯殊。狀森森，荒樹齊析。寒沙漲，藤垂島易陟。崖傾巖難傍，信是永幽棲。豈徒暫清曠，坐嘯昔有委。卧治今可尚。

之宣城出新林浦

謝朓

江路西南水，歸流東北鶩。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旅思倦搖搖，孤遊昔已屢。既懽懷祿情，復協滄洲趣。羈塵自茲隔，賞心於此遇。雖無六豹姿，終隱南山霧。

萬丈潭

杜甫

青溪合真洞，神物有昭靈。海龍依積水，盤窟壓方丈。內跼步凌垠，墜側身下地。霜前接斗臺，清竇却立蒼石大山危。一徑及岸絕兩

文上十一

十三

壁對削成，出虛無。倒景垂澗瀨，黑如灣環底。清見光炯碎，孤峯倒來深。飛鳥不在外，高蘿成帷怪。寒木疊旌旆，遠川曲通流。巖竇潛洩瀨，造幽無人境。發興自我輩，告歸遺恨多。將老斯游最，閉藏脩鱗蟄。出入巨石礙，何事炎天過。快意風雨會。

水泛

韓愈

暮宿投石村，高廳水半扉。犬雞俱上屋，不復走與飛。篙舟入其家，順聞屋中啼。問知歲常然，哀此為生微。

長安問

范至能

斗門貯洋練，懸板涼驚雷。黃沙斷岸轉，白屋飛簷開。是間豪丈許，舳艫蔽川來。千里旌孤隊，萬馬盤一杯。篙尾亂若雨，檣竿束如堆。摧勢排亂洶，聲喧逐偈反。誰肯少徘徊，傳呼津吏至。弊蓋凌直嶽，囑嚅議征叫。怒不可裁，吾觀舟中子。一二皆可哀，大為舍利驅。小者飢寒催，古今共來往，所得隨飛灰。

我乃暗於人胡為乎來哉

閩水歌

杜甫

嘉陵江色何所似，石黛碧玉相因依。正憐日破浪花出，更復春從沙際歸。巴童蕩槳歌側過，水雞銜魚來去飛。閩州勝事可腸斷，閩州城南天下稀。

過犇牛關

楊廷秀

春雨未多，河未漲，閩官惜水如金。樣聚艇，少住下河灣，等待艇齊不教放。忽然三板兩板開，驚雷一聲飛雪堆。衆艇過水水不夫，舡底悉濤跳出來。下河半篙水欲滿，上河兩平勢差緩。一行二十四艘，舡相隨，過關如魚貫。

過雲川上溪

楊廷秀

孤浦際天青無處，只堪蓮蕩不堪田。中有一溪元不遠，措作三百六十灣。政如綠錦地衣上，玉龍盤屈於其間。前舡未轉後舡

言一

十四

隔前灣，望得到不得，及至前灣到得時，只為後灣總咫尺。朝來已度數百索，問知德清僧半程。老夫乍喜權夫悶，管有到時君莫問。

律詩

東溪

岑參

溪水碧於草，潺湲又花底。流沙平甚，濯足石淺不勝舟。洗藥朝与暮，釣魚春徂秋。只來從所適，還欲向滄洲。

西澗

韋應物

紀律幽草澗，人行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

尋陽觀水

李群玉

朝宗漢水接陽臺，吟呀填坑吼作雷。只見九江平穩去，還從三峽峻巖來。南經夢澤寬，浮白西出岷山尖。泛泛直至滄溟函貯。

尽深沉不動浸昭回

題華下無相院西溪

張子野

積水涵虛上下清幾家門靜岸痕平浮萍破處見山影小舫歸時聞草吉入郭僧尋塵裏去過橋人似鑑中行已憑暫雨添秋色莫放脩簾礙目生

風濤之險

羣書要語

孔子曰水火吾見蹈而死者孟子子產曰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左昭禁川游者周禮

古今事考

二妃墜湘

舜南巡二妃墜湘水因為湘夫人

鯀化為魚

鯀治水九載无績自沉羽淵化為玄魚號為河精拾遺記

禹思拯溺

禹思天下之弱者猶已溺之微禹吾其魚乎左傳

溺死不收

澹臺滅明之子溺死於江弟子欲收而葬之明止之曰螻蟻何親魚鱉何仇弟子曰何夫子之不慈乎對曰生為吾子死非吾鬼遂不收葬博物志

渡湘赭山

秦始皇南游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問博士相君何仲對曰堯女舜之妻而葬此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伐湘山樹赭其山

曹娥饒娥

曹娥上虞人父盱迎江神泝濤為水溺娥年十四投江而死縣

長度尚憐而葬之命卽卍子作碑蔡邕來觀題云黃絹色絲外
孫齏曰後人爲立廟。饒娥父醉漁風卒起不能舟遂溺死娥
聞父死走哭水上氣尽伏死明日黿魚鼉蛟浮死万数鄉人葬
娥鄱水西柳子厚作碑

大笑隋水

陸士龍常著縷經上舡於水中顧其影因大笑落水人救免溺

浪湧吟嘯

謝安嘗與孫綽等泛海風起浪湧諸人皆懼安吟嘯自若風轉
急安徐曰如此將安歸耶舟人承言即回衆服其雅量

木人石心

賈充令夏統歌小海唱統以足扣舡引声清激風起晝暝衆皆
恐懼充令妓女盛服金翠繞其舡三匝統若无聞充曰此吳兒
木人石心也晉隱逸傳

有跋男子

唐袁天綱字客師嘗渡江叩舟而還或問故曰舟中人鼻下氣
皆黑不可以濟俄有一男子跋而負就舟客師曰貴人在吾可
以濟江中風起幾覆跋男子妻師德也

酌水誓江

唐王義方坐與張亮善敗吉安丞道南海舟師持酒脯祈福義
方酌水誓曰有如忠獲矣孝見尤四維廓氛十里安流神之聽
之无作禮蓋既祭天雲開露人壯其誠

運糧失舟

劉仁軌運糧失舟李義甫使袁異式鞠之具獄以聞義甫言於
上曰不斬仁軌无以謝百姓舍人源直心曰海風暴起非人力
所及乃除名通監

子美漂湍

杜子美客耒陽一日過江上舟中飲醉是夕江水暴漲子美為驚濤漂泛其尸不知落於何處元宗思子美詔求之聶令乃積空土於江上曰子美為白酒牛炙脹餓而死 抚遺

太白捉月

李白過采石酒狂入水捉月而死 五侯鯖錄

龍神現夢

陳堯咨泊舟三山磯有老叟曰來日午後有大風舟行必覆宜慎。來日天晴万里无片雲舟人請解繹公曰更待之同行舟皆為岸公託以事日午天色帖然俄黑雲起於天末大風暴至折木飛沙怒濤若山同行舟多沉溺公驚歎又見前叟曰其非入乃江之遊奕將也以公他日當位宰相因當奉告公曰何以報德叟曰吾本不求報貴人所至龍神理當衛護願得金光明經一部公許之至京以金光明經三部遣人詣三山磯投之

舟危救母

蘇丞相頃知婺州浙桐江水暴迅舟橫欲覆魏国太夫人在舟中幾溺矣公哀号赴水救之舟忽自正太夫人甫出及岸舟乃覆也以為誠孝所感行狀

怡然讀書

呂惠公端使高麗遇風濤檣折舟人大恐公怡然讀書若在齋

閣時

心存誠敬

伊川貶涪州渡漢江中流舟幾覆舟中之人皆号哭伊川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父老問曰當舟危時君獨无怖色何以伊川曰心存誠敬耳老父曰心存誠敬固善不若无心伊川欲与之言老父徑去不顧

責漢水辭

李善夷

春秋僖公四年齊桓公合諸侯之師盟于召陵責楚之苞茅不入問昭王南征而不復楚子使屈完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給昭王南征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按昭王南征至漢舟人膠其舟王遂溺死夫山林川澤天子祀之必有其神楚人膠其地而禍其君神不能福神之罪也余過漢見其波濤混濁而責其水辭曰

漢之廣兮風波四起雖有風波不如蹄浴之水蹄浴之水不為下國而傾天子漢之深兮其隄莫量不如行潦之汪行潦之汪不為下國而湧天王漢之美者曰勳吾雖飢不食其鮒恐汚吾之飢腸

漁父

屈原

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濁其泥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飲其醪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水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濁吾足遂去不復與言

哀溺文

柳宗元

水之氾威善游一日水暴甚有五六氓乘小舡絕湘水中濟而破皆游其一氓尽力而不能尋常其侶曰汝善游最也今何後

爲曰甞千錢重是以後曰何不去之不應搖其首有頃益忘已
濟者立岸上呼且號曰汝愚之甚蔽之甚身且死何以爲又
搖其首遂溺死吾哀之且若是得不有大貨之溺大氓者乎於
是作哀溺

吾哀溺者之死貨兮惟大氓之爲憂世濤故以風涌兮浩混盪
而無舟不讓祿以辟富兮又旁窺而詭求手足亂而無如方負重
踰乎崇立既浮頤而滅脊兮不欲釋利而離大呼號者之莫救
兮愈搖首以沉流髮披髮以舞瀾兮魂俵々而爲遊龜龜互進
以爭食兮魚鮪族而爲羞始貪贏以啗厚兮終負禍而壞體前
既沒而後不知懲方更攬取而無時休哀茲氓之蔽愚兮反賊
已而從仇不量多以自諫兮姑指幸者而爲謀天八固靈於鳥
魚兮胡昧爵而蒙納大者死大兮小者死小善游雖最兮卒以
道大与害潛行兮以死自鏡推今而鑒古兮鮮克以保其生衣
室焚紆兮專利滅榮材狼死而猶餓兮牛腹口而不盈民既貧
貧而元知兮故与彼咸謚爲氓死者不足哀兮異中人爲余再
更噫

檄曲江水伯文

樊鑄

主張於地之血脉者豈不曰水伯乎尔自獸爲身面爲人控牽
一兩龍窰宅百谷億有祀矣故數倫於元氣之液弄權於坤輿之
竅延三載一月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才子六七人皆競揚文
精開闢武庫游嬉春晝以泗水干興飛壯心舞曳齒曳尔何爲
陰發暴殄潛生毒痛實禍階於沙岸垣死付於化島如數子有
皆戰垂堂之誠使搗竿求父之子投戕請弟之兄奏焚後傷夫
之妻厲波濤洵濟之婦隄其凶害不忍荼毒並告無辜干上下
神祇行哭矢志於尔安乎尔今肆行賊虐者豈不謂姓与習成
乎何哉曩者爾孫與公於後湖之中論炎帝女於東海之上化

龍於蒲氏之母為魚於歷陽之郡尔應恃以舊德豈其後固殊
不知事不欲數斯辱矣悲贊下浦天命誅之僕謂數子斗天
曹詎地府黜尔主職在於斯頃不然僕見欲上書於永明虜徵
蒲近速周必擊劍長逐孽波深搜尔儻若泥空隱形和水匿家
則使牛曳蛇尾絕其本根矣僕亦宜念尔八日至干旬時尔
有詞曰予不誠視成不令而行故矢在弦上垂而未發儻能易
轍僕則既往不咎若為刻舟尔則何辭以對徐察尔變惟審圖
之

占詩

公無渡河

李白

黃河西來決崑崙咆哮万里觸龍門波滔天堯咨嗟大禹理百
川兕啼不窺家怒湍湮洪水九州始桑麻其害乃去卒然風沙
被髮之吏狂而癡清晨徑流欲笑為旁人不惜妻止之公无渡
河苦渡之虎可縛河難渡公果弱死流海滔有長鯨白齒若雪
山公乎公乎掛骨於其間後所悲竟不還

同前

李賀

公乎公乎提壺持鳥如巫平沉湘不慕徐行入海誠為馬公
乎公乎淋石三層盤有魚比里有具東隣有小姐壘臥油二
黍与葫互無漏醜蟻浮二黍可食醜可飲公乎公乎其黍若被
髮奔流竟何如貧兒小姐哭嗚嗚

題子美墓

韓愈

按元稹作墓誌謂甫備舟下荆楚竟以寓卒旅殯
岳陽其後迁柩師唐史氏乃承以說牛豕白酒
大醉一文卒之語信哉史氏之誣也

今春偶客耒陽路博慘去尋江上墓招手借問牧牛兒牧兒言
我祠堂处一堆空土煙蕪裏空使詩人悲歎起怨毒千古寄西

風寒骨一夜沉秋水當時处处多白酒牛炙如今家々有飲酒
食肉今如此何故常人无飽死捉月走入千尺波忠諫便沉汨
羅底固知天意有所存三賢所歸同一水過客留詩千百人千
古醜声竟誰洗明時好古疾惡人應以我意知終始

采石月贈郭功甫

梅聖俞

梅聖俞作采石月蓋信捉月之說按李陽冰序謂
白疾呕枕上投簡俾爲集序无捉月之說豈古不
平溺放史氏爲白諱耶抑小說多妄而詩老好奇
姑以發新意耶

采石月下訪謫仙夜披錦袍坐釣舡醉中愛月江底懸以手弄
月身翻然不應黑落飢蚊涎便當騎鯨上青天青山有豕人謾
傳却采人間知幾年在昔孰識汾陽王納官貫死義難忘今觀
郭裔詩後郎有日真似文章死生往復猶康莊樹穴探環知

事文十七

下

姓羊

詩話

作蔡文侯引

蔡文侯引者朝鮮津平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也高晨起刺舡而
擣有一白首狂夫被髮提壺亂河流而渡其妻隨而止之不及
遂墮河水死於是按蔡文侯而鼓之作公无渡河之曲其甚悽愴
曲終自投河而死霍里子高還以其言語其妻麗玉傷之
乃引蔡文侯而寫其言聞者莫不墮淚飲泣焉麗玉以其曲傳隣
女麗容名曰蔡文侯引

淮上遇風

范文正淮上遇風詩云一棹危於葉傍觀欲損神他年在平地
无忽險中人雖弄翰戲語卒然而作其濟險加澤之心未嘗忘
也

謫官渡淮

唐子方謫官渡淮至中流風作舟欲覆作詩曰聖宋非狂楚清
淮異汨羅正生仗忠信今日任風波日暮泊舟岸續五舟楫
顛危甚龜鼉出沒多斜陽幸无事沽酒聽漁歌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十七

